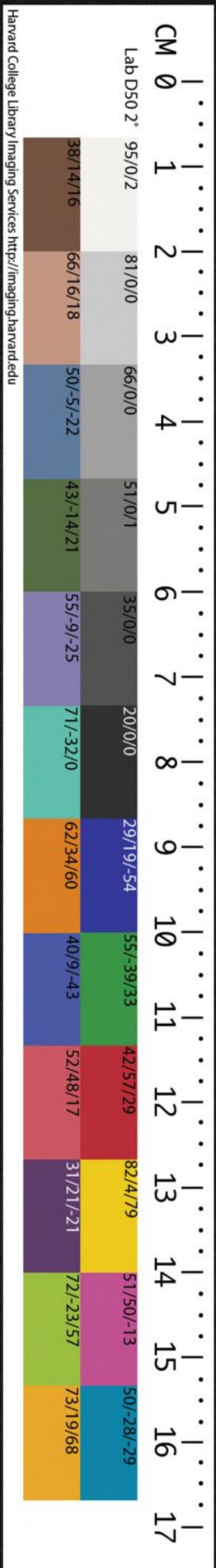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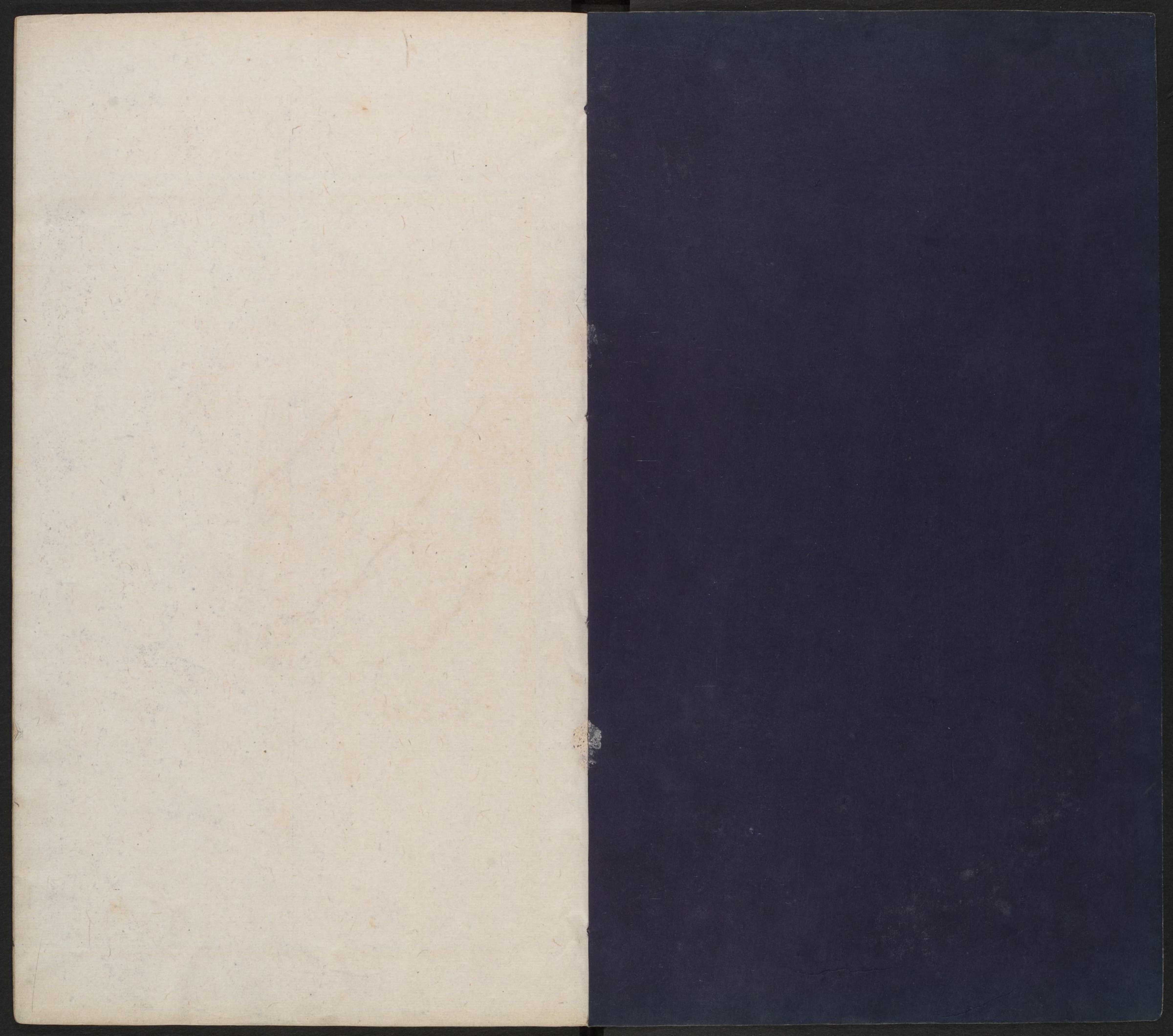
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5 1964

T 2560 / 79546





魏志卷七

晉書作

宋太中火

呂布 張

呂布守奉先

原為騎都尉

將兵詣洛陽

有警急少

進取董卓

信於原

四

四

魏志卷七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呂布 張邈

陳登

臧洪

陳容

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驍武給并州刺史丁

原原為騎都尉屯河內以布為主簿大見親待靈帝崩原

將兵詣洛陽英雄記曰原字建陽本出自寒家為人麤

有警急追寇虜輒在其前裁知書少有吏用與何進謀誅諸黃門拜執金吾

進敗董卓入京都將為亂欲殺原并其兵眾卓以布見

信於原誘布令殺原布斬原首詣卓卓以布為騎都尉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甚愛信之。誓為父子。布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為飛將。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卓自以遇人無禮。恐人謀已。行止常以布自衛。然卓性剛而褊。忿不思難。嘗小失意。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詩曰。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注。拳。力也。為卓顧謝。卓意亦解。由是陰怨卓。卓常使布守中閣。布與卓侍婢私通。恐事發覺。心不自安。先是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壯健。厚接納之。後布詣允。陳卓幾見殺狀。時允與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是以告布。使為內應。布曰。奈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布遂許之。手刃刺卓。語在卓傳。允以布為奮威將軍。假節儀比。

三司進封溫侯。共秉朝政。布自殺卓後。畏惡涼州人。涼

州人皆怨。由是李傕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城。

英雄記曰。郭汜在城。

北。布開城門。將兵就汜。言且却兵。但身決勝負。汜布乃獨共對戰。布以矛刺中汜。汜後騎遂前救汜。汜布遂各

兩布不能拒。傕等遂入長安。卓死後六旬。布亦敗。

臣松之案。

英雄記曰。諸書布以四月二十三日殺卓。六月一日敗走。時又無閏。不及六旬。將數百騎出武

關。欲詣袁術。布自以殺卓為術報讐。欲以德之。術惡其

反覆。拒而不受。北詣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

兵萬餘騎。數千。布有良馬曰赤兔。

曹瞞傳曰。時人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

赤兔。常與其親近。成廉魏越等陷鋒突陣。遂破燕軍。而求

益兵眾。將士鈔掠。紹患忌之。布覺其意。從紹求去。紹恐

還為己害遣壯士夜掩殺布不獲事露布走河內

英雄記曰

布自以有功於袁氏輕傲紹下諸將以為擅相署置不足貴也布求還洛紹假布領司隸校尉外言當遣內欲

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辭以送布布使止於帳側偽使人於帳中鼓箏紹兵臥布無何出帳去而兵

不覺夜半兵起亂斫布床被謂為己死明與張楊合紹

日紹訊問知布尚在乃閉城門布遂引去

令眾追之皆畏布莫敢逼近者

英雄記曰楊及部曲諸將皆受催汜購募共圖

布布聞之謂楊曰布卿州里也卿殺布於卿弱不如賣

布可極得汜催爵寵楊於是外許汜催內實保護布汜

催患之更下大封詔書以布為潁川太守

張邈字孟卓東平壽張人也少以俠聞振窮救急傾家

無愛士多歸之太祖袁紹皆與邈友辟公府以高第拜

騎都尉遷陳留太守董卓之亂太祖與邈首舉義兵汴

水之戰邈遣衛茲將兵隨太祖袁紹既為盟主有驕矜

色邈正議責紹紹使太祖殺邈太祖不聽責紹曰孟卓

親友也是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自相危也邈知

之益德太祖太祖之征陶謙勅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

卓後還見邈垂泣相對其親如此呂布之捨袁紹從張

楊也過邈臨別把手共誓紹聞之大恨邈畏太祖終為

紹擊已也心不自安興平元年太祖復征謙邈弟超與

太祖將陳宮從事中郎許汜王楷共謀叛太祖宮說邈

曰今雄傑並起天下分崩君以千里之眾當四戰之地

撫劍顧眄亦足以為人豪而反制於人不以鄙乎今州

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若權迎之。共牧
兖州。觀天下形勢。俟時事之變通。此亦縱橫之一時也。
邈從之。太祖初使宮將兵留屯東郡。遂以其眾東迎布。
為兖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唯鄆城東阿范為太祖守。
太祖引軍還。與布戰於濮陽。太祖軍不利。相持百餘日。
是時歲旱。蟲蝗。少穀。百姓相食。布東屯山陽。二年間。太
祖乃盡復收諸城。擊破布於鉅野。布東奔劉備。英雄記曰。布見
備甚敬之。謂備曰。我與卿同邊地人也。布見關東起兵。欲誅董卓。布殺卓。東出關東。諸將無安布者。皆欲殺布。耳。請備於帳中。坐婦牀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邈從布。名備為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說。邈從布。
留超將家屬屯雍丘。太祖攻圍數月。屠之。斬超及其家。

邈詣袁術請救未至自為其兵所殺

獻帝春秋曰。袁術議稱尊號。邈謂術

曰。漢據火德。絕而復揚。德澤豐流。誕生明公。公居軸處中。入則享于上席。出則為眾目之。所屬華霍。不能增其高。淵泉不能同其量。可謂巍巍蕩蕩。無與為貳。何為捨此而欲稱制。恐福不盈。昔禍將溢。世莊周之稱郊祭。犧牛養餉。經年衣以文繡。宰執鸞刀。以入廟門。當此之時。求為孤犢。不可得也。按本傳。邈詣術未至而死。而此云。未詳孰是。備東擊術。布襲取下邳。備還歸布。布遣備屯

小沛布自稱徐州刺史

英雄記曰。布初入徐州。書與袁術。術報書曰。昔董卓作亂。破壞

王室。禍害術門戶。術舉兵關東。未能屠裂卓。將軍誅卓。送其頭首。為術掃滅讐恥。使術明目於當世。死生不愧。其功一也。昔將金元休向兖州。甫詣封部。為曹操逆所拒。破流離。逆走。幾至滅亡。將軍破兖州。術復明目於遐邇。邈其功二也。術生年已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術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其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生死。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迎逢道路。非直此止。當駱驛復

致若兵器戰具。佗所乏少。大小唯命。布得書大喜。遂造下邳。典略曰。元休名尚。京兆人也。尚與同郡韋休甫。第五文休俱著名。號為三休。尚獻帝初為兖州刺史。東之郡。而太祖已臨兖州。尚南依袁術。術僭號。欲以尚為太尉。不敢顯言。私使人諷之。尚無屈意。術亦不敢彊也。建安初。尚逃還。為術所害。其後尚喪。與太傅馬日磾喪俱至京師。天子嘉尚忠烈。為之咨嗟。詔百官弔祭。拜子瑋郎中。而日磾不與焉。英雄記曰。布水陸東下。軍到下邳。西四十里。備中郎將丹陽許耽夜遣司馬章誑來詣布。言張益德與下邳相曹豹共爭益德。殺豹城中。大亂。不相信。丹陽兵有千人屯西白城門內。聞將軍來。東大小踊躍。如復更生。將軍兵向城西門。丹陽軍便開門。內將軍矣。布遂夜進。晨到城下。天明。丹陽兵悉開門。內布兵。布於門上坐。步騎放火。大破益德兵。獲備妻子。軍資及部曲將吏士家口。建安元年六月夜半時。布將河內郝萌反。將兵入布所治下邳府。詣廳事。閤外同聲大呼。攻閤。閤堅不得入。布不知反者為誰。直牽婦科頭袒衣。相將從。溷上排壁出。詣都督高順營。直排順門入。順問將軍有所隱不。布言河內兒聲順言。此郝萌也。順即嚴兵人。府弓弩並射萌眾。萌眾亂走。天明還故營。萌將曹性

反。萌與對戰。萌刺傷性。性斫萌一臂。順斫萌首。狀與性送詣布。布問性言。萌受袁術謀。謀者悉誰。性言。陳宮同謀。時宮在坐。上面赤。傍人悉覺之。布以宮大將。不問也。性言。萌常以此問性。言呂將軍大將有神。不可擊也。不意萌狂惑不止。布謂性曰。卿健兒也。善養視之。創愈。使安撫萌故營。領其眾。術遣將紀靈等

步騎三萬攻備。備求救於布。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太山諸將。吾為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嚴步兵千騎二百。馳往赴備。靈等聞布至。皆斂兵不敢復攻。布於沛西南一里安屯。遣鈴下請靈等。靈等亦請布共飲食。布謂靈等曰。玄德布弟也。弟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但喜解鬪耳。布令門候於營門中。舉一隻戟。布言

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一發中者諸軍當解去不中可留
 決鬪布舉弓射戟正中小支諸將皆驚言將軍天威也
 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術欲結布為援乃為子索布女
 布許之術遣使韓盾以僭號議告布并求迎婦沛相陳
 珪恐術布成婚則徐揚合從將為國難於是往說布曰
 曹公奉迎天子輔讚國政威靈命世將征四海將軍宜
 與協同策謀圖太山之安今與術結婚受天下不義之
 名必有累卵之危布亦怨術初不已受也女已在塗追
 還絕婚械送韓盾梟首許市珪欲使子登詣太祖布不
 肯遣會使者至拜布左將軍布大喜即聽登往并令奉

章謝恩

英雄記曰初天子在河東有手筆版書召布來

迎布軍無畜積不能自致遣使上書朝廷以布
 為平東將軍封平陶侯使人於山陽界亡失文字太祖
 又手書厚加慰勞布說起迎天子當平定天下意并詔
 書購捕公孫瓚袁術韓暹楊奉等布大喜復遣使上書
 於天子曰臣本當迎大駕知曹操忠孝奉迎都許臣前
 與操交兵今操保傅陛下臣為外將欲以兵自隨恐有
 嫌疑是以待罪徐州進退未敢自寧答太祖曰布獲罪
 之人分為誅首手命慰勞厚見褒獎重見購捕袁術等
 詔書布當以命為效太祖更遣奉車都尉王則為使者
 齎詔書又封平東將軍印綬來拜布太祖又手書與布
 曰山陽屯送將軍所失大封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好
 金更相為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所帶紫綬以籍心將
 軍所使不良袁術稱天子將軍止之而使不通章朝廷
 信將軍使復重上以相明忠誠布乃登見太祖因陳布
 遣登奉章謝恩并以一好綬答太祖登見太祖因陳布
 勇而無計輕於去就宜早圖之太祖曰布狼子野心誠
 難久養非卿莫能究其情也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

廣陵太守臨別太祖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登陰合部衆以爲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登還布怒拔戟斫机曰卿父勸吾協同曹公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一獲而卿父子並顯重爲卿所賣耳卿爲吾言其說云何登不爲動容徐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也譬如養鷹饑則爲用飽則揚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術怒與韓暹楊奉等連勢遣大將張勳攻布布謂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爲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軍耳策謀不素定不能相維持子登策之比之連鷄勢不俱棲

可解離也布用珪策遣人說暹奉使與已并力共擊術軍軍資所有悉許暹奉於是暹奉從之勳大破敗九州春秋

載布與暹奉書曰二將軍拔大駕來東有元功於國當書勳竹帛萬世不朽今袁術造逆當共誅討奈何與賊臣還共伐布布有殺董卓之功與二將軍俱爲功臣可因今共擊破術建功於天下此時不可失也暹奉得書卽廻計從布布進軍去勳等營百步暹奉兵同時並發斬十將首殺傷墮水死者不可勝數英雄記曰布後又與暹奉二軍向壽春水陸並進所過虜略到鍾離大獲而還旣渡淮北留書與術曰足下恃軍彊盛常言猛將武士欲相吞滅每抑止之耳布雖無勇虎步淮南一時之間足下鼠竄壽春無出頭者猛將武士爲悉何在足下喜爲大言以誣天下天下之人安可盡誣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造策者非布先唱也相去不遠可復相聞布渡畢術自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布騎皆於水北大哈笑之而還時有東海蕭建爲瑯邪相治莒保城自守不與布通布與建書曰天下舉兵本以誅董卓爾布殺卓來詣關東欲求兵西迎大駕光復洛京諸將自還相攻

莫肯念國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餘里乃在天西北
角今不來共爭天東南之地莒與下邳相去不遠宜當
共通君如自遂以爲郡郡作帝縣縣自王也昔樂毅攻
齊呼吸下齊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二城不下所以然者
中有田單故也布雖非樂毅君亦非田單可取布書與
智者詳共議之建得書即遣主簿齎賤上禮貢良馬五
匹建尋爲臧霸所襲破得建資實布聞之自將步騎向
莒高順諫曰將軍躬殺董卓威震夷狄端坐顧盼遠近
自然畏服不宜輕自出軍如或不捷損名非小布不從
霸畏布引還抄暴果登城拒守布不能救引還下邳霸
後復與建安三年布復叛爲術遣高順攻劉備於沛破
之太祖遣夏侯惇救備爲順所敗太祖自征布至其城
下遺布書爲陳禍福布欲降陳宮等自以負罪深沮其
計獻帝春秋曰太祖軍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
逸擊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來攻覺著泗水中
及太祖軍攻之急布於白門樓上謂軍士曰卿曹無相
困我自首當明公陳宮曰逆賊曹操何等明公今日降

之若卵投石豈可得全也布遣人求救於術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
走還保城不敢出英雄記曰布遣許汜王楷告急於術
術曰布不與我女理自當敗何爲復
來相聞邪汜楷曰明上今不救布爲自敗耳布破明上
亦破也術時僭號故呼爲明上術乃嚴兵爲布作聲援
布恐術爲女不至故不遣兵救也以綿纏女身縛著馬
上夜自送女出與術與太祖守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復
還城布欲令陳宮高順守城自將騎斷太祖糧道布妻
謂曰將軍自出斷曹公糧道是也宮順素不和將軍一
出宮願將軍不同心共城守也如有蹉跌將軍當如何自
立乎願將軍諦計之無爲宮等所誤也妾昔在長安已
爲將軍所棄賴得龐舒私藏妾身耳今不須顧妾也布
得妻言愁悶不能自決魏氏春秋曰陳宮謂布曰曹公
遠來勢不能久若將軍以步騎出屯爲勢於外宮將餘
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來攻城將
軍爲救於外不過旬日軍食必盡擊之可破布然之布
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來今將軍厚公臺
不過於曹公而欲委金城捐妻子孤軍遠出術亦不能
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爲將軍妻哉布乃止

救布雖驍猛。然無謀而多猜忌。不能制御其黨。但信諸將。諸將各異意。自疑。故每戰多敗。太祖塹圍之。三月上

下離心。其將侯成。宋慮。魏續。縛陳宮。將其眾降。九州春秋曰。初

布騎將侯成。遣客牧馬十五匹。客悉驅馬去。向沛城。欲

歸劉備。成自將騎逐之。悉得馬還。諸將合禮賀成。成釀

五六斛酒。獵得十餘頭豬。未飲食。先持半猪五斗酒。自

入詣布前。跪言。間蒙將軍恩。逐得所失馬。諸將來相賀。

自釀少酒。獵得豬。未敢飲食。先奉上微意。布大怒曰。布

禁酒。卿釀酒。諸將共飲食。作兄弟共謀殺布邪。成大懼

而去。棄所釀酒。還諸將。禮由是。自疑。會太祖圍下邳。成遂領眾降。布與其麾下登白門

樓。兵圍急。乃下降。遂生縛布。布曰。縛太急。小緩之。太祖

曰。縛虎不得不急也。布請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今已

服矣。天下不足憂。明公將步。令布將騎。則天下不足定

也。太祖有疑色。劉備進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及

董太師乎。太祖頷之。布因指備曰。是兒最叵信者。英雄

布謂太祖曰。布待諸將厚也。諸將臨急。皆叛布耳。太祖

曰。卿背妻愛諸將。婦何以爲厚。布默然。獻帝春秋曰。布

問太祖。明公何瘦。太祖曰。君何以識孤。布曰。昔在洛會

溫氏園。太祖曰。然。孤忘之矣。所以瘦。恨不早相得故也。

布曰。齊桓舍射鉤。使管仲相。今使布竭股肱之力。爲公

前驅。可乎。布縛急。謂劉備曰。玄德卿爲坐客。我爲執虜。不能一言。以相寬乎。太祖笑曰。何不相語。而訴明使君乎。意欲活之。命使寬縛。主簿王必趨進曰。布勅虜也。其

衆近在。外不可寬也。太祖曰。本於是縊殺布。布與宮順

等皆梟首。送許然後葬之。英雄記曰。順爲人清白。有威

百餘兵。號爲千人。鎧甲鬪具。皆精練。齊整。每所攻擊。無

不破者。名爲陷陣營。順每諫。布言。凡破家亡國。非無忠

臣。明智者也。但患不見用耳。將軍舉動。不肯詳思。輒喜

言誤。誤不可數也。布知其忠。然不能用。布從郝萌反後

乾隆四年校刊

魏志卷七

更疏順以魏續有內外之親悉奪順所將兵以與太祖
 續及當攻戰故令順將續所領兵順亦終無恨意太祖
 之禽宮也問宮欲活老母及女不宮對曰宮聞孝治天
 下者不絕人之親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老母在公
 不在宮也太祖召養其母終其身嫁其女魚氏典略曰
 陳宮字公臺
 東郡人也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結及
 天下亂始隨太祖後自疑乃從呂布為布畫策布每不
 從其計下邳敗軍士執布及宮太祖皆見之與語平生
 故布有求活之言太祖謂宮曰公臺卿平常自謂智計
 有餘今竟何如宮顧指布曰但坐此人不能從宮言以至
 於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為禽也太祖笑曰今日之事當
 如何宮曰為臣不忠為子不孝死自分也太祖曰卿如
 是奈卿老母何宮曰宮聞將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
 親老母之存否在明公也太祖曰若卿妻子何宮曰宮
 聞將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之存否亦在
 明公也太祖未復言宮曰請出就戮以明軍法遂趨出
 不可止太祖泣而送之宮不還顧宮死後太祖待其家

皆厚於初陳登者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又掎角呂布有功
 加伏波將軍年三十九卒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
 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
 氣不除備謂表曰許君論是非表曰欲言非此君為善
 士不宜虛言欲言是元龍名重天下備問汜君言豪寧
 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
 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卧使客卧下牀備曰君有國士
 之名今天下大亂帝主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
 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
 君語如小人欲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

間邪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先賢行狀曰：登忠亮高爽，沈深有大有文藝，舊典文章，莫不貫綜。年二十五，舉孝廉，除東陽長，養耆育孤，視民如傷。是時世荒民饑，州牧陶謙表登為典農校尉，乃巡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秔稻豐積，奉使到許，太祖以登為廣陵太守，令陰合眾以圖呂布。登在廣陵，明審賞罰，威信宣布，海賊薛州之羣萬有餘戶，束手歸命，未及期，年功化以就。百姓畏而愛之。登曰：此可用矣。太祖到，下邳登率郡兵為軍先驅，時登諸弟在下邳城中，布乃質執登三弟，欲求和同。登執意不撓，進圍日急，布刺姦張弘懼為後累，夜將登三弟出就登。布既伏誅，登以功加拜伏波將軍，甚得江淮間歡心。於是甲覆水，羣下咸以志孫策遣軍攻登於匡琦城，賊初到，旌軍避之，與其空城，水人居陸，不能久處，必尋引去。登厲聲曰：吾受國命來鎮此土，昔馬文淵之在斯位，能南平百越，北滅羣狄，吾既不能遏除凶慝，何逃寇之為邪？吾其出命以報國仗義，以整亂天道，與順克之必矣。乃閉

門自守，示弱不與戰。將士銜聲，寂若無人。登乘城望形，勢知其可擊，乃申令將士宿整兵器，昧爽開南門，引軍詣賊營，步騎抄其後，賊周章方結陣，不得還船。登手執軍鼓，縱兵乘之，賊遂大破，皆棄船，迸走。登乘勝追奔，斬虜以萬數，賊忿喪軍，尋復大興兵向登。登以兵不敵，使功曹陳矯求救於太祖。登密去城十里，治軍營處，所令多取柴薪，兩束一聚，相去十步，縱橫成行。令夜俱起火，然其聚城上，稱慶若大軍到。賊望火驚潰，登勒兵追奔，斬首萬級，遷登為東城太守。廣陵吏民佩其恩德，共拔郡隨登。老弱繼負而追之。登曉語令還曰：太守在，卿郡頻致吳寇，幸而克濟，諸卿何患無令君乎？孫權遂跨有江外，太祖每臨大江而歎，恨不早用陳元龍計，而令封豕養其爪牙。文帝追美登功，拜登息肅為郎中。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父旻，歷匈奴中郎將，中山

太原太守，所在有名。謝承漢書曰：旻有幹事才，達於從

徒府除盧奴令，冀州舉尤異，遷揚州刺史。丹陽太守是時邊方有警，羌胡出寇，三府舉能，遷旻匈奴中郎將，討

賊有功。徵拜議郎。還京師。見太尉袁逢。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旻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爲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其國大小道里近遠人數多少。風俗燥濕。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各種。不與中國同者。悉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歎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旻轉拜長水校尉。終太原太守。洪體貌魁梧。有異於人。舉孝廉爲郎。時選三署郎以補縣長。琅邪趙昱爲莒長。東萊劉繇下邑長。東海王朗菑丘長。洪卽丘長。靈帝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洪爲功曹。董卓殺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未梟。此誠天下義烈報恩効命之秋也。今郡境尙全。吏民殷富。若動枹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倡先。義之大者也。超然其言。

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亦素有心。會于酸棗。邈謂超曰。聞弟爲郡守。政教威恩。不由已出。動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洪才略智數優超。超甚愛之。海內奇士也。邈卽引見洪。與語。大異之。致之於劉兗州公山。孔豫州公緒皆與洪親善。乃設壇場。方共盟誓。諸州郡更相讓。莫敢當。咸共推洪。洪乃升壇操槃。歃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虐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伯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戮力。以致臣節。殞首喪元。必無二

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涕泣橫下。聞其言者。雖卒伍厮養。莫不激揚。人思致節。臣松之案于時此盟止有劉岱等五人而已。魏氏春秋橫內劉

表等數人皆非事實。表保據江漢身未嘗出境。何由得與洪同壇而盟乎。項之諸軍莫適先

進而食盡。眾散。超遣洪詣大司馬劉虞謀。值公孫瓚之

難。至河間。遇幽冀二州交兵。使命不達。而袁紹見洪。又

奇重之。與結分合好。會青州刺史焦和卒。紹使洪領青

州以撫其眾。九州春秋曰。初。平中。焦和為青州刺史。是時英雄並起。黃巾寇暴。和務及同盟俱入

京畿。不暇為民保障。引軍踰河而西。未久而袁曹二公與卓將戰於滎陽。敗績。黃巾遂屠裂城邑。和不能禦。

然軍器尚利。戰士尚眾。而耳目偵邏不設。恐動之言妄至。望寇奔走。未嘗接風塵。交旗鼓也。欲作陷水丸。沈河

令賊不得渡。禱祈羣神。求用兵必利。著筮常陳於前。巫祝不去於側。入見其清談干雲。出則渾亂。命不可知。州

遂蕭條。悉為丘墟也。洪在州二年。羣盜奔走。紹歎其能。徙為東郡

太守。治東武陽。太祖圍張超於雍丘。超言唯恃臧洪當

來救吾。眾人以為袁曹方睦。而洪為紹所表用。必不敗

好招禍。遠來赴此。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背本者。但

恐見禁制。不相及逮耳。洪聞之。果徒跣號泣。並勒所領

兵。又從紹請兵馬。求欲救超。而紹終不聽許。超遂族滅。

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與兵圍之。歷年不下。紹令洪

邑人陳琳書與洪喻。以禍福責以恩義。洪荅曰。隔闕相

思。發於寐寤。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趣舍異規。不得

相見其爲愴恨可爲心哉。前日不遺。比辱雅貺。述叙禍福。公私切至。所以不卽奉答者。旣學薄才鈍。不足塞詰。亦以吾子攜負側室。息肩主人。家在東州。僕爲仇敵。以是事人。雖披中情。墮肝膽。猶身疏有罪。言甘見怪。方首尾不救。何能恤人。且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闡於大道。不達余趣哉。然猶復云云者。僕以是知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將以救禍也。必欲算計長短。辯謬是非。是非之論。言滿天下。陳之更不明。不言無所損。又言傷告絕之義。非吾所忍行也。是以捐棄紙筆。一無所答。亦冀遙忖其心。知其計定。不復渝變也。重獲來命。援引古今。紛紜

六紙。雖欲不言。焉得已哉。僕小人也。本因行役。寇竊大州。恩深分厚。寧樂今日。自還接刃。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擲矢。不覺流涕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當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天子不悅。本州見侵。郡將構牖里之厄。陳留克創兵之謀。謀計棲遲。喪忠孝之名。杖策攜背。虧交友之分。揆此二者。與其不得已。喪忠孝之名。與虧交友之道。輕重殊塗。親疏異畫。故便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故人。住者側席。去者克己。不汲汲於離友。信刑戮以自輔。則僕抗季札之志。不

爲今日之戰矣。何以效之。昔張景明親登壇唾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然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旋時之間。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

臣松之案英雄記云袁紹使張景明郭公則高元才等說韓馥使讓冀州然馥之讓位景明亦有其功其餘之事未詳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

濱于死亡。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威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者也。然輒僵斃麾下。不

蒙虧除。臣松之案公孫瓚表列紹罪過云紹與故虎牙將軍劉勳首共造兵勳仍有效而以小忿枉害

於勳紹罪七也疑此是子璜也僕雖不敏。又素不能原始見終。覩微知

著。竊度主人之心。豈謂三子宜死。罰當刑中哉。實且欲

一統山東。增兵討讐。懼戰士狐疑。無以沮勸。故抑廢王

命。以崇承制。慕義者蒙榮。待放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

非游士之願也。故僕鑒戒前人。困窮死戰。僕雖下愚。亦

嘗聞君子之言矣。此實非吾心也。乃主人招焉。凡吾所

以背棄國民用命此城者。正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

也。是以獲罪主人。見攻踰時。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爲吾

規。無乃辭同趨異。非吾子所爲休戚者哉。吾聞之也。義

不背親。忠不違君。故東宗本州。以爲親援。中扶郡將。以

安社稷。一舉二得。以徼忠孝。何以爲非。而足下欲使吾

輕本破家。均君主人。主人之於我也。年爲吾兄。分爲篤

友道乖告去。以安君親。可謂順矣。若子之言。則包胥宜致命於伍員。不當號哭於秦庭矣。苟區區於攘患。不知言乖乎道理矣。足下或者見城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惟平生之好。以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生。故身著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膂力作難。北鄙將告倒縣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誠耳。主人當鑒我曹輩。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

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加飛燕之屬。悉以受王命矣。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中興。以成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承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授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悲哉。本同而未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穀以盡。外無彊救。洪自度必不免。呼吏士謂曰。袁氏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可

先城未敗。將妻子出。將吏士民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爲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初尙掘鼠煑筋角。後無可復食者。主簿啓內厨米三斗。請中分稍以爲糜粥。洪歎曰。獨食此何爲。使作薄粥。衆分歠之。殺其愛妾以食將士。將士咸流涕。無能仰視者。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紹生執洪。紹素親洪。盛施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呼張陳留爲兄。

則洪府君亦宜爲弟。同共戮力。爲國除害。何爲擁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執仇。何謂服乎。紹

本愛洪。意欲令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爲已用。乃

殺之。

徐衆三國評曰。洪敦天下名義。救舊君之危。其恩足以感人。情義足以勵薄俗。然袁亦知己親友。致

位州郡。雖非君臣。且實盟主。旣受其命。義不應貳。袁曹方睦。夾輔皇室。呂布反覆無義。志在逆亂。而邈超擅立布爲州牧。其於王法。乃一罪人也。曹公討之。袁氏弗救。未爲非理也。洪本不當就袁。請兵。又不當還爲怨讐。爲洪計者。苟力所不足。可奔他國。以求赴救。若謀力未展。以待事機。則宜徐更觀釁。效死於超。何必誓守窮城。而無變通。身死殄民功。名不立。良可哀也。

洪邑人陳容少爲書生。親慕洪。隨

洪爲東郡丞。城未敗。洪遣出。紹令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

委志卷七
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奈何殺之。紹慙。左右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評曰。呂布有虓虎之勇。而無英奇之略。輕狡反覆。唯利是視。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滅也。昔漢光武謬於龐萌。近魏太祖亦蔽於張邈。知人則哲。唯帝難之。信矣。陳登臧洪並有雄氣壯節。登降年夙隕。功業未遂。洪以兵弱敵彊。烈志不立。惜哉。

魏志卷七

魏志卷七考證

呂布以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為騎都尉屯河內以布為主簿○何焯曰為騎都尉上當更有一原字

張邈勲大破敗注造策者非布先唱也○造策元本作告策

又注霸畏布引還抄暴○何焯曰疑作畏布抄暴衍引還二字

布遣人求救于術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臣明楷按此二句應作布遣人求救于術自將千餘騎出戰

下術字疑衍

然後葬之注鎧甲鬪具皆精練齊整○監本鬪誤作鬪
今改正

臧洪洪在州二年羣盜奔走紹歎其能○後漢書作紹
憚其能

不蒙虧除注紹與故虎牙將軍劉勲○監本訛作劉勳
今改正

魏志卷七考證

魏志卷八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公孫瓚陶謙張楊

公孫度

子康

康子晃

淵

康弟恭

張燕張繡張魯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

令音郎定反支音其兒反

為郡門下

書佐有姿儀大音聲故太守器之以女妻焉

典略曰瓚性辯慧每

白事不肯稍入常總說數曹事無有忘誤太守奇其才

遣詣涿郡盧植讀經後復

為郡吏劉太守坐事徵詣廷尉瓚為御車身執徒養及

劉徙日南。瓚具米肉於北芒上祭先人。舉觴祝曰：昔為人子，今為人臣。當詣日南，日南瘴氣，或恐不還。與先人辭於此，再拜慷慨而起。時見者莫不歔歔。劉道得赦還，瓚以孝廉為郎，除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見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中。約其從騎曰：今不衝之，則死盡矣。瓚乃自持矛兩頭，施刃馳出刺胡，殺傷數十人，亦亡其從騎半。遂得免，鮮卑懲艾，後不敢復入塞。遷為涿令。光和中，涼州賊起，發幽州突騎三千人，假瓚都督，行事傳使將之。軍到薊中，漁陽張純誘遼西烏丸丘力居等叛，劫略薊中，自號將軍。九州春秋曰：純自號彌天將軍，安定王。

錢按記事之，父當稱名，承祚志多有稱字者，如：此傳之劉伯安、虞管、盧傳之陳仲、定評、靖、潘潘、尹默傳之宋仲、子忠、張商傳之許文、休、清、彭、景傳之秦子、勳、密、尹默傳之司馬德、孫徽、秦密傳之任、定、祖、安、謙、允、南、周、頌、雅傳之蔡伯、暗、道、士、變傳之劉子奇、陶、暗、是若孫炎、之、稱、對、然、則以避晉武帝諱也。

略吏民攻右北平、遼西屬國諸城，所至殘破。瓚將所領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屬國烏丸貪至王率種人詣瓚降，遷中郎將，封都亭侯。進屯屬國，與胡相攻擊五六年。丘力居等鈔略青徐幽冀四州，被其害。瓚不能禦，朝議以宗正東海劉伯安既有德義，昔為幽州刺史，恩信流著，戎狄附之。若使鎮撫，可不勞眾而定。乃以劉虞為幽州牧。吳書曰：虞東海恭王之後也。遭世衰亂，又與時主疏遠，仕縣為戶曹吏，以能治身奉職，召為郡吏。以孝廉為郎，累遷至幽州刺史，轉甘陵相，甚得東土戎狄之心。後以疾歸家，常降身隱約，與邑黨州間同樂。共郵等齊有無，不以名位自殊。鄉曲咸共宗之。時鄉曲有所訴訟，不以詣吏，自投虞平之。虞以情理為之論制，皆大小敬從，不以為恨。嘗有失牛者，骨體毛色與虞牛相似，因以為是虞便，推與之。後主自得本牛，乃還謝罪。

范蔚宗史亦好稱字
如郭林宗賈偉節黃
子艾和陽士董子儀
穰子陵之類甚多

會甘陵復亂吏民思虞治行復以為甘陵相甘陵大治
徵拜尚書令光祿勳以公族有禮更為宗正英雄記曰
虞為博平令治正推平高尚純樸境內無盜賊災害不
生時鄰縣接壤蝗蟲為害至博平界飛過不入魏書曰
虞在幽州清靜儉約以禮義化民靈帝時南宮災吏遷
補州郡者皆責助治宮錢或一十萬或二十萬富者以
私財辦或發民錢以備之貧而清慎者無以出錢虞到遣使
充調或至自殺靈帝以虞清貧特不使出錢

至胡中告以利害責使送純首丘力居等聞虞至喜各

遣譯自歸瓚害虞有功乃陰使人徼殺胡使胡知其情

間行詣虞虞上罷諸屯兵但留瓚將步騎萬人屯右北

平純乃棄妻子逃入鮮卑為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虞

封政為列侯虞以功即拜太尉封襄賁侯英雄記曰虞讓太尉因薦

衛尉趙謨益州牧劉焉豫州牧黃琬南陽太守羊續並任為公會董卓至洛陽遷虞大

司馬瓚奮武將軍封薊侯關東義兵起卓遂劫帝西遷

徵虞為太傅道路隔塞信命不得至袁紹韓馥議以為

少帝制於姦臣天下無所歸心虞宗室知名民之望也

遂推虞為帝遣使詣虞虞終不肯受紹等復勸虞領尚

書事承制封拜虞又不聽然猶與紹等連和九州春秋曰紹馥使

故樂浪太守甘陵張岐齋議詣虞使即尊號虞厲聲呵

岐曰卿敢出此言乎忠孝之道既不能濟孤受國恩天

下擾亂未能竭命以除國恥望諸州郡烈義之士勦力

西面援迎幼主而乃妄造逆謀欲塗汚忠臣邪吳書曰

馥以書與袁術云帝非孝靈子欲依絳灌誅廢少主迎
立代王故事稱虞功德治行華夏少二當今公室枝屬
皆莫能及又云昔光武去定王五世以大司馬領河北
耿弇馮異勸即尊號卒代更始今劉公自恭王枝別其
數亦五以大司馬領幽州牧此其與光武同是時有四
星會于箕尾馥稱讖云神人將在燕分又言濟陰男子

乾隆四年校刊

魏志卷八

二二

王定得玉印文曰虞爲天子。又見兩日出於代郡。謂虞當代立。紹又別書報術。是時術陰有不臣之心。不利國家。有長主。外託公義。以答拒之。紹亦使人私報虞。虞以國有正統。非人臣所宜言。固辭不許。乃欲圖奔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虞於是奉職脩貢。愈益恭肅。諸外虞子國羌胡有所貢獻。道路不通。皆爲傳送。致之京師。虞子和爲侍中。在長安。天子思東歸。使和僞逃。卓潛出武關。詣虞。令將兵來迎。和道經袁術。爲說天子意。術利虞爲援。留和不遣。許兵至俱西。令和爲書與虞。虞得和書。乃遣數千騎詣和。瓚知術有異志。不欲遣兵。止虞。虞不可。瓚懼術聞而怨之。亦遣其從弟越將千騎詣術。以自結。而陰教術執和奪其兵。由是虞瓚益有隙。和逃術來北。復爲紹所留。是時術遣孫堅屯陽城。拒卓。紹使周昂奪

其處。術遣越與堅攻昂。不勝。越爲流矢所中死。瓚怒曰。余弟死。禍起於紹。遂出軍屯磐河。將以報紹。紹懼。以所佩渤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結援。範遂以渤海兵助瓚。破青徐黃巾。兵益盛。進軍界橋。典略載瓚表紹

罪狀曰。臣聞皇義以來。始有君臣上下之事。張化以導民。刑罰以禁暴。今行車騎將軍袁紹。托其先軌。寇竊人爵。既性暴亂。厥行淫穢。昔爲司隸校尉。會國家值喪禍之際。太后承攝。何氏輔政。紹專爲邪媚。不能舉直。至令丁原焚燒孟津。招來董卓。造爲亂根。紹罪一也。卓旣入雒。而主見質。紹不能權謀。以濟君父。而棄置節傳。逆竄逃亡。忝辱爵命。背上不忠。紹罪二也。紹爲渤海太守。默選戎馬。當攻董卓。不告父兄。至使太傅門戶。太僕母子。一旦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紹旣興兵。涉歷二年。不卹國難。廣自封殖。乃多以資糧。專爲不急。割剝富室。收考責錢。百姓吁嗟。莫不痛怨。紹罪四也。韓馥之迫竊其虛位。矯命詔恩。刻金印玉璽。每下文書。皂囊施檢。文曰

詔書一封郝口浪反鄉侯印昔新室之亂漸以卽真今
紹所施擬而方之紹罪五也紹令崔巨業候視星日財
貨賂遺與共飲食克期會合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
宜爲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勳首共造兵勳仍
有功又降服張楊而以小忿枉害於勳信用讒慝殺害
有功紹罪七也紹又上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
貢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
子以母貴紹母親爲婢使紹實微賤不可以爲人後以
義不宜乃據豐隆之重任忝汚王爵損辱袁宗紹罪九
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驅走董卓掃除陵
廟其功莫大紹令周昂盜居其位斷絕堅糧令不得入
使卓不被誅紹罪十也臣又每得後將軍袁術書云紹
非術類也紹之罪戾雖南山之竹不能載昔姬周政弱
王道陵遲天子遷都諸侯背叛於是齊桓立柯亭之盟
晉文爲踐土之會伐荆楚以致菁茅誅曹衛以彰無禮
臣雖闖茸名非先賢蒙被朝恩當此重任職在鈇鉞奉
辭伐罪輒與諸將州郡兵討紹等若事克捷罪人斯得
庶續桓文忠誠之效攻戰形狀前後續上遂興兵與紹
對戰紹以嚴綱爲冀州田楷爲青州單經爲兗州置諸
不勝

郡縣紹軍廣川令將麴義先登與瓚戰生禽綱瓚軍敗
走渤海與範俱還薊於大城東南築小城與虞相近稍
相恨望虞懼瓚爲變遂舉兵襲瓚虞爲瓚所敗出奔居
庸瓚攻拔居庸生獲虞執虞還薊會卓死天子遣使者
段訓增虞邑督六州瓚遷前將軍封易侯瓚誣虞欲稱

尊號脅訓斬虞魏氏春秋曰初劉虞和輯戎狄瓚以胡

益輕漢効一時之名非久長深慮故虞所賞賜瓚輒抄
奪虞數請會稱疾不往至是戰敗虞欲討之告東曹掾
右北平人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公爲歸謀臣爪牙
不可無也瓚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乃止
後一年攸病死虞又與官屬議密令衆襲瓚瓚部曲放
散在外自懼敗掘東城門欲走虞兵無部伍不習戰又
愛民屋敕令勿燒故瓚得放火因以精銳衝突虞衆大
潰奔居庸城瓚攻及家屬以還殺害州府衣冠善士殆

盡典略曰。瓚曝虞於市而祝曰。若應為天子者。天當降
雨救之。時盛暑。竟曰不雨。遂殺虞。英雄記曰。虞之見殺。
故常山相孫瑾。掾張逸。張瓚等。忠義奮發。相與就虞。罵瓚極口。然後同死。瓚上訓為幽州刺

史。瓚遂驕矜。記過忘善。多所賊害。

英雄記曰。瓚統內外。衣冠子弟。有材秀者。

必抑困。使在窮苦之地。或問其故。答曰。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貴之。皆自以為職。當得之。不謝人善也。所寵遇驕恣者。類多庸兒。若故卜數師。劉緯。臺販。繒。李。移。子。賈。人。樂。何。當。等。三。人。與。之。定。兄。弟。之。誓。自。號。為。伯。謂。二。人。者。為。仲。叔。季。富。皆。巨。億。或。取。其。女。以。配。已。子。常。稱。古。者。曲。周。灌。嬰。之。屬。以。譬。也。虞從事漁陽

鮮于輔。齊周騎都尉。鮮于銀等。率州兵欲報瓚。以燕國閻柔。素有恩信。共推柔為烏丸司馬。柔招誘烏丸鮮卑。得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大破之。斬丹。袁紹又遣麴義及虞子和。將兵與輔合擊瓚。

瓚軍數敗。乃走還易京固守。

英雄記曰。先是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

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瓚以易當之。乃築京固守。瓚別將有為敵所圍。義不救也。其言曰。救一人。使後將恃救。不力戰。今不救此。後將當念在自勉。是以袁紹始北擊之時。瓚南界上。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救。是以或自殺其將帥。或為紹兵所破。遂令紹軍徑至其門。臣松之以為童謠之言。無不皆驗。至如此記。似若無徵。謠言之作。蓋令瓚終始保易。無事遠略。而瓚因破黃巾之威。意志張遠。遂置三州刺史。圖滅袁氏。所以致敗也。為圍塹十重於塹裏。築京皆高五六丈。為樓其上。

中塹為京。特高十丈。自居焉。積穀三百萬斛。

英雄記曰。瓚諸將家。

家各作高樓。樓以千計。瓚作鐵門。居樓上。屏去左右。婢妾侍側。汲上文書。瓚曰。昔謂天下事

可指麾而定。今日視之。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田畜穀。

兵法百樓不攻。今吾樓櫓千重。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之

事矣欲以此樊紹紹遣將攻之連年不能拔

漢晉春秋曰袁紹與

瓚書曰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舊要申之以討亂之誓愛過夷叔分著丹青謂為旅力同仇足踵齊晉故解印釋紱以好易怨盜遣士馬犯暴豫州始聞甲卒在南親臨戰陣懼於飛矢迸流狂刀橫集以重足下之禍徒增孤子之咎讐也故為薦書懇惻冀可改悔而足下超然自逸矜其威詐謂天罔可吞英雄可滅果令貴弟殞於鋒刃之端斯言猶在於耳而足下曾不尋討禍源克心罪已苟欲逞其無疆之怒不顧逆順之津匿怨害民騁於余躬遂躍馬控弦處我疆土毒徧生民幸延白骨孤辭不獲已遂登界橋之役是時足下兵氣霆震駿馬電發僕師徒肇合機械不嚴疆弱殊科眾寡異論假天之助小戰大克遂陵躡奔背因壘館穀此非天威棐謀福豐有禮之符表乎足下志猶未厭乃復糾合餘燼率我犂賊以焚蕪渤海孤又不獲寧用及龍河之師羸兵前誘大軍未濟而足下膽破眾散不鼓而敗兵眾擾亂君臣並奔此又足下之為非孤之咎也自此以後禍隙彌深孤

之師旅不勝其忿遂至積尸為京頭顱滿野愍彼無辜未嘗不慨然失涕也後比得足下書辭意婉約有改往脩來之言僕既欣於舊好克復且愍兆民之不寧每輒引師南駕以順簡書弗盈一時而北邊羽檄之文未嘗不至孤是用痛心疾首靡所錯情夫處三軍之帥當列將之任宜令怒如嚴霜喜如時雨臧否好惡坦然可觀而足下二三其德疆弱易謀急則曲躬緩則放逸行無定端言無質要為壯士者固若此乎既乃殘殺老弱幽土憤怨眾叛親離孑然無黨又烏丸滅貊皆與足下同州僕與之殊俗各奮迅激怒爭為鋒銳又東西鮮卑舉踵來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驅而致之也夫當荒危之世處干戈之險內違同盟之誓外失戎狄之心兵興州壤禍發蕭牆將以定霸不亦難乎前以西山陸梁出兵平討會麴義餘殘畏誅逃命故遂住大軍分兵撲蕩此兵孤之前行乃界橋拳旗拔壘先登制敵者也始聞足下鐫金紆紫命以元帥謂當因茲奮發以報孟明之耻是故戰夫引領竦望旌旆怪遂含光匿影寂爾無聞卒臻屠滅相為惜之夫有平天下之怒希長世之功權御師徒帶養戎馬叛者無討服者不收威懷並喪何以立名今舊京克復天罔云補罪人斯亡忠幹翼化華

夏儼然望於穆之作將戢干戈放散牛馬足下獨何守區區之士保軍內之廣甘惡名以速朽亡令德之久長壯而籌之非良策也宜釋憾除嫌敦我舊好若斯言之玷皇天是聞瓚不答而增脩戎備謂關靖曰當今四方虎爭無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經建安四年紹悉軍圍之年者明矣袁本初其若我何

瓚遣子求救於黑山賊復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南山

擁黑山之眾陸梁冀州橫斷紹後長史關靖說瓚曰今

將軍將士皆已土崩瓦解其所以能相守持者顧戀其

居處老小以將軍為主耳將軍堅守曠日袁紹要當自

退自退之後四方之眾必復可合也若將軍今舍之而

去軍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將軍失本孤在草野

何所成邪瓚遂止不出英雄記曰關靖字士起太原人本酷吏也諂而無大謀特為瓚

所信幸救至欲內外擊紹遣人與子書刻期兵至舉火為

應典略曰瓚遣行人文則齋書告子續曰袁氏之攻似若神鬼鼓角鳴於地中梯衝舞吾樓上日窮月蹶無

所聊賴汝當碎首於張燕速致輕騎到者當起烽火於北吾當從內出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汝欲求安足

之地其可得乎獻帝春秋曰瓚夢薊城崩知必敗乃遣間使與續書紹侯者得之使陳琳更其書曰蓋聞在昔

衰周之世僵尸流血以為不然豈意今紹侯者得其書

如期舉火瓚以為救兵至遂出欲戰紹設伏擊大破之

復還守紹為地道突壞其樓稍至中京英雄記曰袁紹分部攻者掘地

為道穿穴其樓下稍稍施木柱之度瓚自知必敗盡殺

足達半便燒所施之柱樓輒傾倒其妻子乃自殺漢晉春秋曰關靖曰吾聞君子陷人於

軍而死紹悉鮮于輔將其眾奉王命以輔為建忠將軍

督幽州六郡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閻柔遣使詣太祖受事遷護烏丸校尉而輔身詣太祖拜左渡遼將軍

封亭侯遣還鎮撫本州魏略曰輔從太祖於官渡袁紹破走太祖喜顧謂輔曰如前歲

本初送公孫瓚頭來孤自視忽然耳太祖破南皮柔將而今克之此既天意亦二三子之力

部曲及鮮卑獻名馬以奉軍從征三郡烏丸以功封關

內侯魏略曰太祖甚愛閻柔每謂之曰我視卿如子亦欲卿視我如父也柔由此自託於五官將如兄弟

輔亦率其眾從文帝踐阼拜輔虎牙將軍柔渡遼將軍

皆進封縣侯位特進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吳書曰謙父故餘姚長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

為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僮皆隨之故蒼梧太守同縣甘公出遇之塗見其容貌異而呼之住車與語甚悅因

許妻以女甘公夫人聞之怒曰妾聞陶家兒敖戲無少度如何以女許之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妻之

好學為諸生仕州郡舉茂才除盧令吳書曰謙性剛直有大節少察孝廉

拜尚書郎除舒令郡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意殊親之而謙恥為之屈與眾還城因以公事進見坐罷磐

常私還入與謙飲宴或拒不為留常以舞屬謙謙不為起固彊之及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邪曰不可轉轉則

勝人由是不樂卒以構隙謙在官清白無以糾遷幽州舉祠靈星有贏錢五百欲以贖之謙委官而去

刺史徵拜議郎參車騎將軍張溫軍事西討韓遂吳書曰會

西羌寇邊皇甫嵩為征西將軍表請武將召拜謙揚武都尉與嵩征羌大破之後邊章韓遂為亂司空張溫銜

命征討又請謙為參軍事接遇甚厚而謙輕其行事心懷不服及軍罷還百寮高會溫屬謙行酒謙眾辱溫溫

怒從謙於邊或說溫曰陶恭祖本以材略見重於公一朝以醉飲過失不蒙容貸遠棄不毛厚德不終四方人

士安所歸望不如釋憾除恨克復初分於以遠聞德美溫然其言乃追還謙謙至或人謂謙曰足下輕辱三公

罪自已作今蒙釋宥德莫厚矣宜降志卑辭以謝之謙
 曰諾又謂溫曰陶恭祖今深自罪責思在變革謝天子
 禮畢必詣公門公宜見之以慰其意時溫於宮門見謙
 謙仰曰謙自謝朝廷豈為公邪溫曰恭祖癡病尚未除
 邪遂為之置酒待之如初會徐州黃巾起以謙為徐州刺史擊黃巾
 破走之董卓之亂州郡起兵天子都長安四方斷絕謙
 遣使間行致貢獻遷安東將軍徐州牧封溧陽侯是時
 徐州百姓殷盛穀米豐贍流民多歸之而謙背道任情
 廣陵太守琅邪趙昱徐方名士也以忠直見疏謝承漢書曰昱
 年十三母嘗病經涉三月昱慘戚消瘠至目不交睫握
 粟出卜祈禱泣血鄉黨稱其孝就處士東莞綦母君受
 公羊傳兼該羣業至歷年潛志不闕園圃親疏希見其
 面時入定省父母須臾即還高潔廉正抱禮而立清英
 儼恪莫干其志旌善以興化彈邪以矯俗州郡請召常
 稱病不應國相檀謨陳遵共召不起或與盛怒終不廻

意舉孝廉除莒長宣揚五教政為國表會黃巾作亂陸
 梁五郡郡縣發兵以為先辦徐州刺史巴祗表功第一
 當受遷賞昱深以為恥委官還家徐州牧陶謙初辟別
 駕從事辭疾遜遁謙重令揚州從事會稽吳範宣旨昱
 守意不移欲威以刑罰然後乃起舉茂才遷廣陵太守
 賊笮融從臨淮見討迸入郡界昱將兵拒戰敗績見害
 曹宏等讒慝小人也謙親任之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
 害由是漸亂下邳闕宣自稱天子謙初與合從寇鈔後
 遂殺宣并其眾初平四年太祖征謙攻拔十餘城至彭
 城大戰謙兵敗走死者萬數泗水為之不流謙退守剡
 太祖以糧少引軍還吳書曰曹公父於泰山被殺歸咎
 於謙欲伐謙而畏其疆乃表令州
 郡一時罷兵詔曰今海內擾攘州郡起兵征夫勞瘁寇
 難未弭或將吏不良因緣討捕侵侮黎民離害者眾風
 聲流聞震蕩城邑丘牆懼於橫暴貞良化為羣惡此何
 異乎抱薪救焚扇火止沸哉今四民流移託身佗方攜

白首於山野棄稚子於溝壑顧故鄉而哀歎向阡陌而流涕饑厄困苦亦甚矣雖悔往者之迷謬思奉教於今日然兵屯據欲止而不敢散也詔書到其各罷遣甲士以阻兵屯據欲止而不敢散也詔書到其各罷遣甲士還親農桑惟留常員吏以共官署慰示遠近咸使聞知謙被詔乃上書曰臣聞懷遠柔服非德不集克難平亂非兵不濟是以涿鹿版泉三苗之野有五帝之師有扈鬼方商奄四國有王者之伐自古在昔未有不揚威以弭亂震武以止暴者也臣前初以黃巾亂治受策長驅匪遑啓處雖憲章勅戒奉宣威靈敬行天誅每伐輒克然妖寇類衆殊不畏死父兄殲殪子弟羣起治屯連兵至今爲患若承命解甲弱國自虛釋武備以資亂損官威以益寇今日兵罷明日難必至上忝朝廷寵授之本下令羣凶日月滋蔓非所以彊幹弱枝遏惡止亂之務也臣雖愚蔽忠恕不昭抱思念報所不忍行輒勒部曲申令警備出芟彊寇惟力是視入宣德澤躬奉職事冀效微勞以贖罪負又曰華夏沸擾于今未弭包茅不入職貢多闕寤寐憂歎無日敢寧誠思貢獻必至薦羞獲通然後銷鋒解甲臣之願也臣前調穀百萬斛已在水次輒勅兵衛送曹公得謙上事知不罷兵乃進攻彭城

多殺人民謙引兵擊之青州刺史田楷亦以兵救謙公引兵還臣松之案此時天子在長安曹公尚未秉政罷兵之詔不得由曹氏出興平元年復東征略定琅邪東海諸縣謙

恐欲走歸丹陽會張邈叛迎呂布太祖還擊布是歲謙

病死吳書曰謙死時年六十三張昭等爲之哀辭曰猗

守以溫仁令舒及盧遺愛于民牧幽暨徐甘棠是均憬

憬夷貊賴侯以清蠹蠹妖寇匪侯不寧唯帝念績爵命

以章旣牧且侯啓土溧陽遂升上將受號安東將平世

難社稷是崇降年不永奄忽殂薨喪覆失恃民知困窮

曾不旬日五郡潰崩哀我人斯將誰仰馮追思靡及仰叫皇穹嗚呼哀哉謙二子商應皆不仕

張楊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爲武猛從事靈帝末天下亂帝以所寵小黃門蹇碩爲西園上軍校尉軍京都欲以禦四方徵天下豪傑以爲偏裨太祖及袁

紹等皆為校尉屬之

靈帝紀曰以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為下軍

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馮芳為助軍校尉夏牟淳于瓊為左右校尉并州刺史丁原

遣楊將兵詣碩為假司馬靈帝崩碩為何進所殺楊復

為進所遣歸本州募兵得千餘人因留上黨擊山賊進

敗董卓作亂楊遂以所將攻上黨太守於壺關不下略

諸縣眾至數千人山東兵起欲誅卓袁紹至河內楊與

紹合復與匈奴單于於夫羅屯漳水單于欲叛紹楊不

從單于執楊與俱去紹使將麴義追擊於鄴南破之單

于執楊至黎陽攻破渡遼將軍耿祉軍眾復振卓以楊

為建義將軍河內太守天子之在河東楊將兵至安邑

拜安國將軍封晉陽侯楊欲迎天子還洛諸將不聽楊

還野王建安元年楊奉董承韓暹挾天子還舊京糧乏

楊以糧迎道路遂至洛陽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

之幸有公卿大臣楊當捍外難何事京都遂還野王即

拜為大司馬

英雄記曰楊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發覺對之涕泣輒原不問

楊素與

呂布善太祖之圍布楊欲救之不能乃出兵東市遙為

之勢其將楊醜殺楊以應太祖楊將眭固殺醜將其眾

欲北合袁紹太祖遣史渙邀擊破之於犬城斬固盡收

其眾也

典略曰固字白兔既殺楊醜軍屯射犬時有巫

驚宜急移去固不從遂戰死

公孫度字升濟本遼東襄平人也度父延避吏居玄菟任度爲郡吏時立菟太守公孫域子豹年十八歲早死度少時名豹又與域子同年域見而親愛之遣就師學爲取妻後舉有道除尚書郎稍遷冀州刺史以謠言免同郡徐榮爲董卓中郎將薦度爲遼東太守度起立菟小吏爲遼東郡所輕先時屬國公孫昭守襄平令召度子康爲伍長度到官收昭笞殺於襄平市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宿遇無恩皆以法誅所夷滅百餘家郡中震慄東伐高句驪西擊烏丸威行海外初平元年度知中國擾攘語所親吏柳毅陽儀等曰漢祚將絕當與諸卿

圖王耳

魏書曰度語毅儀識書云孫登當爲天子太守姓公孫字升濟升卽登也

時襄平延

里社生大石長丈餘下有三小石爲之足或謂度曰此

漢宣帝冠石之祥而里名與先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

土地而三公爲輔也度益喜故河內太守李敏郡中知

名惡度所爲恐爲所害乃將家屬入于海度大怒掘其

父冢剖棺焚屍誅其宗族

晉陽秋曰敏子追求敏出塞越二十餘年不娶州里徐邈

責之曰不孝莫大於無後何可終身不娶乎乃娶妻生子

子胤而遣妻常如居喪之禮不勝憂數年而卒胤生不識父母及有識蔬食哀戚亦如三年之喪以祖父不知

存亡設主奉之由是知名仕至司徒臣松之案本傳云

敏將家入海而復與分遼東郡爲遼西中遼郡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爲遼東侯平州牧

錢晉書地理志帶方郡公孫度置本傳卻不載而於東夷傳見之

錢按明帝以黃初七年
即位其明年改元太和
傳以明帝即位承太

和二年之下誤也位字
當是衍文

追封父延為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墠於襄平
城南郊祀天地籍田治兵乘鸞路九旒旄頭羽騎太祖
表度為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
也藏印綬武庫度死子康嗣位以永寧鄉侯封弟恭是
歲建安九年也十二年太祖征三郡烏丸屠柳城袁尚
等奔遼東康斬送尚首語在武紀封康襄平侯拜左將
軍康死子晃淵等皆小眾立恭為遼東太守文帝踐阼
遣使即拜恭為車騎將軍假節封平郭侯追贈康大司
馬初恭病陰消為閹人劣弱不能治國太和二年淵脅
奪恭位明帝即位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淵遣使南

通孫權往來賂遺

吳書載淵表權曰臣伏惟遭天地反
易遇無妄之運王路未夷傾側擾攘

自先人以來歷事漢魏階緣際會為國效節繼世享任
得守藩表猶知符命未有攸歸每感厚恩頻辱顯使退
念人臣交不越境是以固守所執拒違前使雖義無二
信敢忘大恩陛下鎮撫長存小國前後裴校尉葛都尉
等到奉被勅誠聖旨彌密重統累素幽明備著所以申
示之事言提其耳臣晝則謳吟宵則發夢終身誦之志
不知足季末凶荒乾坤否塞兵車未戢人民蕩析仰此
天命將有眷顧私從一隅永瞻雲日今魏家不能採錄
忠善褒功臣之後乃令讒譎得行其志聽幽州刺史東
萊太守誑誤之言猥與州兵圖害臣郡臣不負魏而魏
絕之蓋聞人臣有去就之分田饒適齊樂毅走趙以不
得事主故保有道之君陳平耿況亦觀時變卒歸於漢
勒名帝籍伏惟陛下德不再出時不世遇是以悽悽懷
慕自納望遠視險有如近易誠願神謨蚤定洪業奮六
師之勢收河洛之地為聖代宗天下幸甚魏略曰國家
知淵兩端而恐遼東吏民為淵所誤故公文下遼東因
赦之曰告遼東立菟將校吏民逆賊孫權遭遇亂階因
其先人劫略州郡遂成羣凶自擅江表含垢藏疾冀其

可化故割地王權使南面稱孤位以上將禮以九命權親父手北向稽顙假人臣之寵受人臣之榮未有如權者也狼子野心告令難移卒歸反覆背恩叛主滔天逆神乃敢僭號恃江湖之險阻王誅未加比年已來復遠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貨物誑誘邊民邊民無知與之交關長吏以下莫肯禁止至使周賀浮舟百艘沈滯津岸貿遷有無既不疑拒齎以名馬又使宿舒隨賀通好十室之邑猶有忠信陷君於惡春秋所書也今遼東立菟奉事國朝紆青拖紫以千百為數戴纒垂纓咸佩印綬曾無匡正納善之言龜玉毀於匱虎兕出於柙是誰之過歟國朝為子大夫羞之昔狐突有言父教子貳何以事君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乃阿順邪謀脅從姦惑豈獨父兄之教不詳子弟之舉習非而已哉若苗穢害田隨風烈火芝艾俱焚安能白別乎且又此事固然易見不及鑒古成敗書傳所載也江南海北有萬里之限遼東君臣無怵惕之患利則義所不利貴則義所不貴此為厭安樂之居求危亡之禍賤忠貞之節重背叛之名蠻貊之長猶知愛禮以事人亦難為顏且又宿舒無罪擠使入吳奉不義之使始與家訣涕泣而行及至賀死之日覆衆成山舒雖脫死魂魄離身何所逼迫乃至

於此今忠臣烈將咸忿遼東反覆攜貳皆欲乘桴浮海期於肆意朕為天下父母加念天下新定既不欲勞動干戈遠涉大川費役如彼又悼邊陲遺餘黎民迷誤如此故遣郎中衛慎邵瑁等且先奉詔示意若股肱忠良能效節立信以輔時君反邪就正以建大功福莫大焉儻恐自嫌已為惡逆所見染汙不敢倡言永懷伊戚其諸與賊使交通皆權遣使張彌許晏等齎金玉珍寶立赦除之與之更始

淵為燕王淵亦恐權遠不可恃且貪貨物誘致其使悉斬送彌晏等首

魏曠載淵表曰臣前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綜甘言厚禮以誘吳賊幸賴天道福助大魏使此賊虜暗然迷惑違戾羣下不從衆諫承信臣言遠遣船使多將士卒來致封拜臣之所執得如本志雖憂罪豐私懷幸甚賊衆本號萬人舒綜伺察可七八千人到沓津偽使者張彌許晏與中郎將萬泰校尉裴潛將吏兵四百餘人齎文書命服什物下到臣郡泰潛別齎致遺貨物欲因市馬軍將賀達虞咨領餘衆在船所臣本欲須涼節乃取彌等而彌等人兵衆多見臣不便承受吳命意有猜疑懼其先作變態妄生即進

兵圍取斬彌晏泰潛等首級其吏從兵眾皆士伍小人
 給使東西不得自由面縛乞降不忍誅殺輒聽納受徒
 充邊城別遣將韓起等率將三軍馳行至沓使領長史
 柳遠設賓主禮誘請達沓三軍潛伏以待其下又驅羣
 馬貨物欲與交市達沓懷疑不下使諸市買者五六百
 人下欲交市起等金鼓始震鋒矢亂發斬首三百餘級
 被創赴水沒溺者可二百餘人其散走山谷來歸降及
 藏竄饑餓死者不在數中得銀印銅印兵器資貨不可
 勝數謹遣西曹掾公孫珩奉送賊權所假臣節印綬符
 策九錫什物及彌等偽節印綬首級又曰宿舒孫綜前
 到吳賊權問臣家內小大舒綜對臣有三息脩別屬亡
 弟權敢姦巧便擅拜命謹封送印綬符策臣雖無昔人
 洗耳之風慙為賊權汗損所加既行天誅猶有餘忿又
 曰臣父康昔殺權使結為讎隙今乃譎欺遣使誘致令
 權傾心虛國竭祿遠命上卿寵授極位震動南土備盡
 禮數又權待舒綜契闊委曲君臣上下畢歡竭情而令
 四使見殺梟示萬里士眾流離屠戮津渚慙耻遠布痛
 辱彌天權之怨疾將刻肌骨若天衰其業使至喪隕權
 將內傷憤激而死若期運未訖將播毒螫必恐長蛇來
 為寇害徐州諸屯及城陽諸郡與相接近如有舂泉後

年向海門得其消息乞速告臣使得備豫又曰臣門戶
 受恩實深實重自臣承攝卽事以來連被榮寵殊特無
 量分當隕越竭力致死而臣狂愚意計迷闇不卽禽賊
 以至見疑前章表所陳情趣事勢實但欲罷弊此賊使
 困自絕誠不敢背累世之恩附僭盜之虜也而後愛憎
 之人緣事加誣偽生節目卒令明聽疑於市虎移恩改
 愛興動威怒幾至沈沒長為負忝幸賴慈恩猶垂三宥
 使得補過解除愆責如天威遠加不見假借早當糜碎
 辱先廢祀何緣自明建此微功臣既喜於事捷得自申
 展悲於疇昔至此變故餘怖踊躍未敢便寧唯陛下旣
 崇春日生全之仁除忿塞隙抑弭纖介推今亮往察臣
 本心長令抱戴銜分三泉又曰臣被服光榮恩情未報
 而以罪釁自招譴怒分當卽戮為眾社戒所以越典詭
 常僞通於吳誠自念窮迫報效未立而為天威督罰所
 加長恐奄忽不得自洗故敢自闕替廢於一年遣使誘
 吳知其必來權之求郡積有年歲初無倡答一言之應
 今權得使來必不疑至此一舉果如所規上卿大眾翕
 赫豐盛財貨賂遺傾國極位到見禽取流離死亡千有
 餘人滅絕不反此誠暴猾賊之鋒摧矜夸之巧昭示天
 下破損其業足以慙之矣臣之懷懷念效於國雖有非

常之過亦有非常之功願陛下原其踰闕之愆采其毫毛之善使得國恩保全終始矣

明帝於是

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持節領郡如故

魏名臣奏載中領軍夏侯獻表曰公孫淵昔年敢違王命廢絕計貢者實挾兩端既恃阻險又怙孫權故敢跋扈恣睢海外宿舒親見賊權軍衆府庫知其弱少不足憑恃是以決計斬賊之使又高句麗滅貊與淵為仇並為寇鈔今外失吳援內有胡寇心知國家能從陸道勢不得不懷惶懼之心因斯之時宜遣使示以禍福奉車都尉驤弘武皇帝時始奉使命開通道路文皇帝即位欲通使命遣弘將妻子還歸鄉里賜其車牛絹百匹弘以受恩歸死國朝無有還意乞留妻子身奉使命公孫康遂稱臣妾以弘奉使稱意賜爵關內侯弘性果烈乃心於國夙夜拳拳念自竭效冠族子孫少好學問博通書記多所關涉口論敏捷辯而不俗附依典故若出胷臆加仕本部常在入右彼方士人素所敬服若當遣使以為可使弘行弘乃自舊土習其國俗為說利害辯足以動其意明足以見其事才足以行之辭足以見信若其計從雖酈生之降齊王陸賈之說尉佗亦無以遠過也欲進遠路不宜釋騏驥將已

篤疾不宜廢扁鵲願察愚言也

使者至淵設甲兵為軍陣出見使者又

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

吳書曰魏遣使者傅容聶夔拜淵為樂浪公淵計吏從洛陽還

語淵曰使者左駿伯使皆擇勇力者非凡人也淵由是疑怖容夔至住學館中淵先以步騎圍之乃入受拜容夔大怖由是還洛言狀

景初元年乃遣幽州刺史毋丘儉等齎璽

書徵淵淵遂發兵逆於遼隧與儉等戰儉等不利而還

淵遂自立為燕王置百官有司遣使者持節假鮮卑單

于璽封拜邊民誘呼鮮卑侵擾北方

魏書曰淵知此變非獨出儉遂為備

遣使謝吳自稱燕王求為與國然猶令官屬上書自直於魏曰大司馬長史臣郭昕參軍臣柳蒲等七百八十九人言奉被今年七月己卯詔書伏讀懇切精魄散越不知身命所當投措昕等伏自惟省螻蟻小醜器非時用遭值千載被受公孫淵祖考以來光明之德惠澤沾渥滋潤榮華無寸尺之功有負乘之累遂蒙褒獎登名

乾隆四年校刊

魏志卷八

七

天府並以駑蹇附龍託驥紆青拖紫飛騰雲梯感恩惟
 報死不擇地臣等聞明君在上聽政采言人臣在下得
 無隱情是以因緣訴讓冒犯愆宥郡在藩表密邇不羈
 平昔三州轉輸費調以供賞賜歲用累億虛耗中國然
 猶跋扈虔劉邊陲烽火相望羽檄相逮城門晝閉路無
 行人州郡兵戈奔散覆沒淵祖父度初來臨郡承受荒
 殘開日月之光建神武之略聚烏合之民掃地為業威
 震耀于殊俗德澤被于羣生遼土之不壤實度是賴孔
 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向不遭度則郡早為丘墟
 而民係於虜庭矣遺風餘愛永存不朽度既薨殂吏民
 感慕欣戴子康尊而奉之康踐統洪緒克壯徽猷文昭
 武烈邁德種仁乃心京輦翼翼虔恭佐國平亂效績紛
 紜功隆事大勲藏王府度康當值武皇帝休明之會合
 策明之計夾輔漢室降身委質卑已事魏匪處小厭大
 畏而服焉乃慕託高風懷仰盛懿也武皇帝亦虛心接
 納待以不次功無巨細每不見忘又命之曰海北地土
 割以付君世世子孫實得有之皇天后土實聞德音臣
 庶小大豫在下風奉以周旋不敢失墜淵生有蘭石之
 姿少含愷悌之訓允文允武忠惠且直生民欽仰莫弗
 懷愛淵纂戎祖考君臨萬民為國以禮淑化流行獨見

先觀羅結遐方勤王之義視險如夷世載忠亮不隕厥
 名孫權慕義不遠萬里連年遣使欲自結援雖見絕殺
 不念舊怨纖纖往來求成恩好淵執節彌固不為利
 守志匪石確乎彌堅猶懼丹心未見保明乃卑辭厚幣
 誘致權使梟截馘馘以示無二吳雖在遠水道通利舉
 帆便至無所隔限淵不顧敵讎之深念存人臣之節絕
 疆吳之歡昭事魏之心靈祇明鑒普天咸聞陛下嘉美
 洪烈懿茲武功誕錫休命寵亞齊魯下及陪臣普受介
 福誠以天覆之恩當卒終始得竭股肱永保祿位不虞
 一旦橫被殘酷惟育養之厚念積累之效悲思不遂痛
 切見棄舉國號咷拊膺泣血夫三軍所伐蠻夷戎狄驕
 逸不虔於是致武不聞義國反受誅討蓋聖王之制五
 服之域有不供職則脩文德而又不至然後征伐淵小
 心翼翼恪恭于位勤事奉上可謂勉矣盡忠竭節還被
 患禍小弁之作離騷之興皆由此也或佞邪盜言孔
 甘猶當清覽憎而知善讒巧似直惑亂聖聽尚望文告
 使知所由若軍信有罪當垂三宥若不改寤計功減降當
 在八議而潛軍伺襲大兵奄至舞戈長驅衝擊遼土犬
 馬惡死况於人類吏民昧死控辱王師淵雖冤枉方臨
 危殆猶恃聖恩悵然重奔冀必姦臣矯制妄肆威虐乃

謂臣等曰漢安帝建光元年遼東屬國都尉龐奮受二月乙未詔書曰收幽州刺史馮煥玄菟太守姚光推案無乙未詔書遣侍御史幽州牧考姦臣矯制者今刺史或儻謬承矯制乎臣等議以為刺史與兵搖動天下殆非矯制必是詔命淵乃俛仰歎息自傷無罪深惟土地所以養人竊慕古公杖策之岐乃欲投冠釋紱逝歸林麓臣等維持誓之以死屯守府門不聽所執而七營虎士五部蠻夷各懷素飽不謀同心奮臂大呼排門遁出近郊農民釋其耨鎛伐薪制梃改案為櫓奔馳赴難軍旅行成雖蹈湯火死不顧生淵雖見孤棄怨而不怒比遣勅軍勿得干犯及手書告語懇惻至誠而吏士凶悍不可解散期於畢命投死無悔淵懼吏士不從教令乃躬馳驚自往化解僅乃止之一飯之惠匹夫所死况淵累葉信結百姓恩著民心自先帝初興爰暨陛下榮淵累葉豐功懿德策名褒揚辯著廊廟勝衣舉履誦詠明文以為口實埋而掘之古人所恥小白重耳衰世諸侯猶慕著信以隆霸業詩美文王作孚萬邦論語稱仲尼去食存信信之為德固亦大矣今吳蜀共帝鼎足而居天下搖蕩無所統一臣等每為陛下懼此危心淵據金城之固仗和睦之民國殷兵彊可以橫行策名委質守

死善道忠至義盡為九州表方今二敵闕關未知孰定是之不戒而淵是害茹柔吐剛非王者之道也臣等雖鄙誠竊恥之若無天乎臣一郡吉凶尚未可知若云有天亦何懼焉臣等聞仕於家者二世則主之三世則君之臣等生於荒裔之土出於圭竇之中無大援於魏世隸於公孫氏報生與賜在於死力昔蒯通言直漢祖赦其誅鄭詹辭順晉文原其死臣等頑愚不達大節苟執一介披露肝膽言逆龍鱗罪當萬死惟陛下恢崇撫育亮其控告使疏遠二年春遣太尉司馬宣王征淵六月之臣永有保恃

軍至遼東漢晉春秋曰公孫淵自立稱紹漢元年聞魏

欲戮其使羊銜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淵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蓋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略而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曩事矣權曰善乃勒兵大出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共存亡雖隕于中原吾所甘心也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為弟憂也

淵遣將軍卑衍楊祚等步騎數萬

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宣王軍至令衍逆戰宣王遣將軍胡遵等擊破之宣王令軍穿圍引兵東南向而急東北即趨襄平衍等恐襄平無守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遣衍等迎軍殊死戰復擊大破之遂進軍造城下為圍塹會霖雨三十餘日遼水暴長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雨霽起土山脩櫓為發石連弩射城中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將軍楊祚等降八月丙寅夜大流星長數十丈從首山東北墜襄平城東南壬午淵眾潰與其子脩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當流星所墜處斬淵父子城破斬相國以下首級以千數傳淵首

洛陽遼東帶方樂浪立菟悉平初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始度以中平六年據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年而滅魏略曰始淵兄晃為恭任子在洛聞淵劫家討淵帝以淵已秉權故因而撫之及淵叛遂以國法繫晃晃雖有前言冀不坐然內以骨肉知淵破則已從及淵首到晃自審必死與其子相對啼哭時上亦欲活之而有司以為不可遂殺之

張燕常山真定人也本姓褚黃巾起燕合聚少年為羣盜在山澤間轉攻還真定眾萬餘人博陵張牛角亦起眾自號將兵從事與燕合燕推牛角為帥俱攻慶陶牛

角為飛矢所中，被創且死，令眾奉燕，告曰：必以燕為帥。牛角死，眾奉燕，故改姓張。燕剽捍捷速過人，故軍中號曰飛燕。其後人眾寢廣，常山趙郡中山上黨河內諸山谷皆相通。其小帥孫輕、王當等各以部眾從燕，眾至百萬，號曰黑山。靈帝不能征，河北諸郡被其害。燕遣人至京都乞降，拜燕平難中郎將。九州春秋曰：張角之反也。黑山、白波、黃龍、左校、牛角、五鹿、羝、根、苦、蠡、劉、石、平、漢、大、洪、司、隸、緣、城、羅、市、雷、公、浮雲、飛、燕、白、爵、楊、鳳、于、毒、等、各、起、兵、大、者、二、三、萬、小、者、不減、數、千、靈、帝、不、能、討、乃、遣、使、拜、楊、鳳、為、黑、山、校、尉、領、諸山、賊、得、舉、孝、廉、計、吏、後、遂、彌、漫、不、可、復、數、典、略、曰、黑、山黃、巾、諸、帥、本、非、冠、蓋、自、相、號、字、謂、騎、白、馬、者、為、張、白、騎、謂、輕、捷、者、為、張、飛、燕、謂、聲、大、者、為、張、雷、公、其、髻、鬚、者、則自、稱、于、羝、根、其、眼、大、者、自、稱、李、大、目、張、璠、漢、記、云、又、有、左、校、郭、大、賢、左、髻、丈、八、三、部、也。是後董卓

遷天子於長安，天下兵數起，燕遂以其眾與豪傑相結。

袁紹與公孫瓚爭冀州，燕遣將杜長等助瓚與紹戰，為

紹所敗，人眾稍散。太祖將定冀州，燕遣使求佐王師，拜

平北將軍，率眾詣鄴，封安國亭侯，邑五百戶。燕薨，子方

嗣，方薨，子融嗣。陸機晉惠帝起居注曰：門下通事令史張林、飛燕之曾孫林與趙王倫為亂，未

及周年，位至尚書令、衛將軍，封郡公，尋為倫所殺。

張繡，武威祖厲人，驃騎將軍濟族子也。邊章、韓遂為亂，

涼州金城麴勝襲殺祖厲長劉雋，繡為縣吏，閒伺殺勝，

郡內義之，遂招合少年為邑中豪傑。董卓敗，濟與李傕

等擊呂布，為卓報仇。語在卓傳。繡隨濟以軍功稍遷，至

建忠將軍封宣威侯。濟屯弘農，士卒饑餓，南攻穰，為流矢所中死。繡領其眾屯宛，與劉表合。太祖南征，軍涇水，繡等舉眾降。太祖納濟妻，繡恨之。太祖聞其不悅，密有殺繡之計。計漏，繡掩襲太祖，太祖軍敗，二子沒。繡還保穰。傅子曰：繡有所親胡車兒，勇冠其軍，太祖愛其健手，以金與之。繡聞之，疑太祖欲因左右刺之，遂反。吳書曰：繡降，凌統用賈詡計，乞徙軍就高道，道由太祖屯中。繡又曰：車少而重，乞得使兵各被甲。太祖信繡，皆聽之。繡乃嚴兵入屯掩太。太祖比年攻之不克，太祖拒袁紹祖，太祖不備，故敗。太祖比年攻之不克，太祖拒袁紹於官渡。繡從賈詡計，復以眾降。語在詡傳。繡至，太祖執其手，與歡宴。為子均取繡女，拜揚武將軍。官渡之役，繡力戰有功，遷破羌將軍。從破袁譚於南皮，復增邑凡二

千戶。是時天下戶口減耗，十裁一在。諸將封，未有滿千

戶者，而繡特多。從征烏丸於柳城，未至薨。諡曰定侯。魏略

曰：五官將數因請會，發怒曰：君殺吾兄，何忍持面視人邪？繡心不自安，乃自殺。子泉嗣，坐與魏

諷謀反，誅國除。

張魯，字公祺，沛國豐人也。祖父陵，客蜀，學道鵠鳴山中。

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

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益州牧劉焉以魯為

督義司馬，與別部司馬張脩將兵擊漢中太守蘇固。魯

遂襲脩，殺之，奪其眾焉。死，子璋代立。以魯不順，盡殺魯

母家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

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爲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爲治民夷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典略曰熹平中妖賊大起有張角漢中有張脩駱曜教民緬匿法角爲太平道脩爲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師持九節杖爲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得病或曰淺而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爲不信道脩法略與角同加施靜室使病者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爲姦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爲姦令爲鬼吏主爲病者請禱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三通其上手書使病

者家出米五斗以爲常故號曰五斗米師實無益於治病但爲淫妄然小人昏愚競共事之後角被誅脩亦亡及魯在漢中因其民信行脩業遂增飾之教使作義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隱有小過者當治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臣松之謂張脩應是張衡非典略之失則傳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爲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通貢獻而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爲漢寧王魯功曹巴西閭圃諫魯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財富土沃四面險固上匡天子則爲桓文次及竇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不煩於王願且不稱勿爲禍先魯從之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從子午谷奔之者數萬家建安二十年太祖乃自散關出武都征之

至陽平關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肯率眾數萬人拒關堅守太祖攻破之遂入蜀

魏名臣奏載董昭表曰武皇帝承涼州從事及武都

降人之辭說張魯易攻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不可守也信以為然及往臨履不如所聞乃歎曰他人商度少如人意攻陽平山上諸屯既不時拔士卒傷夷者多武皇帝意沮便欲拔軍截山而還遣故大將軍夏侯惇將軍許褚呼山上兵還會前軍未還夜迷惑誤入賊營賊便退散侍中辛毗劉曄等在兵後語惇褚言官兵已據得賊要屯賊已散走猶不信之惇前自見乃還白武皇帝進兵定之幸而克獲此近事吏士所知又楊暨表曰武皇帝始征張魯以十萬之眾身親臨履指授方略因就民麥以為軍糧張衛之守蓋不足言地險守易雖有精兵虎將勢不能施對兵三日欲抽軍還言作軍三十年一朝持與人如何此計已定天祚大魏魯守自壞因以定之世語曰魯遣五官掾降弟衛橫山築陽平城以拒王師不得進魯走巴中軍糧盡太祖將還西曹掾東郡郭謚曰不可魯已降留使既未反衛雖不同偏攜可攻縣軍深入以進必克退必不免太祖疑之夜有野麋

數千突壞衛營軍大驚夜高祚等誤與衛眾遇祚等多鳴鼓角會眾衛懼以為大軍見掩遂降魯聞陽

平已陷將稽顙圍又曰今以迫往功必輕不如依杜灌

赴朴胡相拒然後委質功必多於是乃奔南山入巴中

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達

今之走避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

而去太祖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喻

魯盡將家出太祖逆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閬中

侯邑萬戶封魯五子及閭圍等皆為列侯

臣松之以為張魯雖有善

心要為敗而後降今乃寵以萬戶五子皆封侯過矣習

鑿齒曰魯欲稱王而閭圍諫止之今封圍為列侯夫賞

罰者所以懲惡勸善也苟其可以明軌訓於物無遠近

幽深矣今閭圍諫魯勿王而太祖追封之將來之人孰

不思順塞其本源而未流自止其此之謂與若乃不明於此而重焦爛之功豐爵厚賞止於死戰之士則民利於有亂俗競於殺伐阻兵仗力干戈不戢矣太祖之此封可謂知賞罰之本雖湯武居之無以加也魏略曰黃初中增圍爵邑在禮請中後十餘歲為子彭祖取魯女病死晉書云西戎司馬閻繼圍孫也

魯薨諡之曰原侯子富嗣魏略曰劉雄鳴者藍田人也少以采藥射獵為事常居覆

車山下每晨夜出行雲霧中以識道不迷而時人因謂之能為雲霧郭李之亂人多就之建安中附屬州郡州郡表薦為小將馬超等反不肯從超破之後詣太祖太祖執其手謂之曰孤方入關夢得一神人即卿也乃厚禮之表拜為將軍遣令迎其部黨部黨不欲降遂劫以反諸亡命皆往依之有眾數千人據武關道口太祖遣夏侯淵討破之雄鳴南奔漢中破窮無所之乃復歸降太祖捉其鬚曰老賊真得汝矣復其官徙渤海時又有程銀侯選李堪皆河東人也興平之亂各有眾千餘家建安十六年並與馬超合超破走堪臨陣死銀選南入漢中漢中破詣

太祖降皆復官爵

評曰公孫瓚保京坐待夷滅度殘暴而不節淵仍業以載凶祇足覆其族也陶謙昏亂而憂死張楊授首於臣下皆擁據州郡曾匹夫之不若固無可論者也燕繡魯舍羣盜列功臣去危亡保宗祀則於彼為愈焉

台... 宗... 限... 然... 然... 然...
 州... 會... 夫... 之... 不... 苦... 國... 無... 百... 備... 善... 出... 燕... 辭... 會...
 輝... 凶... 所... 以... 賢... 其... 熱... 以... 剛... 猶... 有... 損... 而... 憂... 玉... 垂... 對... 首... 然... 則...
魏志卷八 贊采京坐封夷越更數暴而不... 不... 不... 不...

魏志卷八考證

公孫瓚故太守器之以女妻焉○何焯曰据後漢書注

所引魏志作侯太守蓋繫太守以侯氏者所以别下

劉太守也宋本亦作侯

日南瘴氣或恐不還○監本誤作鄣氣今改正

紹使周昂奪其處術遣越與堅攻昂○周昂後漢書作

周昕

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結援○宋本作欲以自結援

進軍界橋注紹又上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貢

橫責其錢○又上上字或爲止字之訛

多所賊害注自號爲伯三人者爲仲叔季○北宋本三人上多一謂字

連年不能拔注遂躍馬控弦處我疆土○控弦一作橫弦疆土一作疆上

救至欲內外擊紹遣人與子書○監本作遣人與手書注有引瓚遣人告子續之文作與子書爲是今改正舉火爲應注乃遣間使與續書紹侯者得之使陳琳更其書曰○何焯曰更其書者所以譎瓚在昔袁周二公十四字後漢書卽作瓚與續書發端者近之非琳所更也

陶謙舉茂才除盧令注固疆之及舞又不轉○太平御覽作固疆之乃舞舞又不轉

張楊單于執楊至黎陽○執楊北宋本作與楊

公孫度悉斬送彌晏等首注魏畧載淵表曰○魏畧北宋本作魏書

誘呼鮮卑侵擾北方注邊陲烽火相望○監本誤鋒火今改正

又注合策明之計夾輔漢室○策明疑應作策名又注奔馳赴難軍旅行成○冊府作軍旅成行

張燕燕薨子方嗣方薨子融嗣○別本無方薨下五字

張魯封魯五子及閭圃等皆為列侯注黃初中增圃爵
邑在禮請中○監本作在禮為中毛本作在禮謂中
臣明楷
按蜀志劉封傳注詔轉儀拜樓船將軍在禮
請中請猶奉朝請之請毛本監本均失之今改正

魏志卷八考證

魏志卷九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夏侯惇韓浩史渙夏侯淵弟純曹洪

曹休子肇曹真子爽曹仁弟純曹洪

桓範 夏侯尚子玄

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夏侯嬰之後也年十四就師
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由是以烈氣聞太祖初起惇
常為裨將從征伐太祖行奮武將軍以惇為司馬別屯
白馬遷折衝校尉領東郡太守太祖征陶謙留惇守濮

陽張邈叛迎呂布太祖家在鄆城惇輕車往赴適與布
會交戰布退還遂入濮陽襲得惇軍輜重遣將偽降共
執持惇責以寶貨惇軍中震恐惇將韓浩乃勒兵屯惇
營門召軍吏諸將皆案甲當部不得動諸營乃定遂詣
惇所叱持質者曰汝等凶逆乃敢執劫大將軍復欲望
生邪且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
涕泣謂惇曰當奈國法何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
遽叩頭言我但欲乞資用去耳浩數責皆斬之惇既免
太祖聞之謂浩曰卿此可為萬世法乃著令自今已後
有持質者皆當并擊勿顧質由是劫質者遂絕

孫盛曰
案光武

紀建武九年盜劫陰貴人母弟吏以不得拘質迫盜盜
遂殺之也然則合擊者乃古制也自安順已降政教陵
遲劫質不避王公而有司莫能遵奉

太祖自徐州還惇

從征呂布為流矢所中傷左目

魏略曰時夏侯淵與惇
俱為將軍軍中號惇為

盲夏侯惇惡之每照
鏡恚怒輒撲鏡於地

復領陳留濟陰太守加建武將軍

封高安鄉侯時大旱蝗蟲起惇乃斷太壽水作陂身自
負土率將士勸種稻民賴其利轉領河南尹太祖平河
北為大將軍後拒鄴破遷伏波將軍領尹如故使得以
便宜從事不拘科制建安十二年錄惇前後功增封邑
千八百戶并前二千五百戶二十一年從征孫權還使
惇都督二十六軍留居巢賜伎樂名倡令曰魏絳以和

戎之功。猶受金石之樂。況將軍乎。二十四年。太祖軍擊破呂布軍於摩陂。召惇常與同載。特見親重。出入臥內。諸將莫得比也。拜前將軍。魏書曰。時諸將皆受魏官號。惇獨漢官。乃上疏自陳不當。不臣之禮。太祖曰。吾聞太上師臣。其次友臣。夫臣者貴德之人也。區區之魏。而臣足以屈君乎。惇固請。乃拜為前將軍。督諸軍還壽春。徙屯召陵。文帝即王位。拜惇大將軍。數月薨。惇雖在軍旅。親迎師受業。性清儉。有餘財。輒以分施。不足資之於官。不治產業。諡曰忠侯。子充嗣。帝追思惇功。欲使子孫畢侯。分惇邑千戶。賜惇七子二孫爵。皆關內侯。惇弟廉及子懋。素自封列侯。初太祖以女妻懋。即清河公主也。懋歷位侍中。尚書安西鎮東將軍。

假節。魏略曰。懋字子林。惇中子也。文帝少與懋親。及即位。以為安西將軍。持節承夏侯淵處都督關中。懋性無武略。而好治生。至太和二年。明帝西征。人有白懋者。遂召還。為尚書。懋在西時。多畜伎妾。公主由此與懋不和。其後羣弟不遵禮度。懋切責。弟懼。見治。乃共構懋。以誹謗。公主奏之。有詔收懋。帝意欲殺之。以問長水校尉京兆段默。默以為此必清河公主與懋不睦。出於譖構。冀不推實耳。且伏波與先帝有定天下之功。宜加三思。帝意解。曰。吾亦以為然。乃發詔推問。為充薨子虞。公主作表者。果其羣弟子臧子江所構也。
嗣虞薨子劭嗣。晉陽秋曰。泰始二年。高安鄉侯夏侯佐卒。惇之孫也。嗣絕。詔曰。惇魏之元功。勳書竹帛。昔庭堅不祀。猶或悼之。况朕受禪於魏。而可以忘其功臣哉。宜擇惇近屬。勅封之。**韓浩者。河內人。及沛國史渙與浩俱以忠勇顯。浩至中護軍。渙至中領軍。皆掌禁兵。封列侯。**魏書曰。韓浩字元嗣。漢末兵起。縣近山藪。多寇。浩聚徒眾。為縣藩衛。太守王匡以為從事。將兵拒董卓於盟津。時浩舅杜陽為河陰令。卓執之。使招浩。浩不從。袁術聞而

壯之。以為騎都尉。夏侯惇聞其名，請與相見。大奇之。使領兵從征伐。時大議損益，浩以為當急。田太祖善之。遷護軍。太祖欲討柳城，領軍史渙以為道遠深入，非完計也。欲與浩共諫。浩曰：「今兵勢彊盛，威加四海，戰勝攻取，無不如志。不以此時遂除天下之患，將為後憂。且公神武舉無遺策，吾與君為中軍主，不宜沮眾。遂從破柳城，改其官為中護軍，置長史司馬。從討張魯，魯降。議者以浩智略足以綏邊，欲留使都督諸軍鎮漢中。太祖曰：「吾安可以無護軍？乃與俱還。其見親任如此。及薨，太祖愍惜之，無子，以養子榮嗣。史渙字公劉，少任俠，有雄氣。太祖初起，以客從。行中軍校尉。從征伐，常監諸將。見親信，轉拜中領軍。十四年薨。子靜嗣。」

夏侯淵，字妙才，惇族弟也。太祖居家，曾有縣官事淵，代

引重罪。太祖營救之，得免。魏略曰：時兗豫大亂，淵以饑乏，棄其幼子而活亡弟孤女。

太祖起兵，以別部司馬騎都尉從。遷陳留潁川太守。及

與袁紹戰於官渡，行督軍校尉。紹破，使督兗豫徐州軍

妙才戰功可與樊灌伍
讀其傳故自彷彿也

糧。時軍食少，淵傳饋相繼。軍以復振。昌豨反，遣于禁擊

之，未拔。復遣淵與禁并力，遂擊豨，降其十餘屯。豨詣禁

降。淵還，拜典軍校尉。魏書曰：淵為將，赴急疾，常出敵之不意，故軍中為之語曰：典軍校尉。

夏侯淵三日五日濟南樂安黃巾徐和司馬俱等攻城殺

長吏。淵將泰山齊平原郡兵擊大破之，斬和平諸縣，收

其糧穀以給軍士。十四年，以淵為行領軍。太祖征孫權，

還使淵督諸將擊廬江叛者雷緒。緒破，又行征西護軍。

督徐晃擊太原賊，攻下二十餘屯，斬賊帥商曜，屠其城。

從征韓遂等，戰於渭南。又督朱靈平隄糜汧氏。與太祖

會安定，降楊秋。十七年，太祖乃還鄴，以淵行護軍將軍。

督朱靈路招等屯長安擊破南山賊劉雄降其衆圍遂超餘黨梁興於鄆拔之斬興封博昌亭侯馬超圍涼州刺史韋康於冀淵救康未到康敗去冀二百餘里超來逆戰軍不利汧氏反淵引軍還十九年趙衢尹奉等謀討超姜叙起兵鹵城以應之衢等譎說超使出擊叙於後盡殺超妻子超奔漢中還圍祁山叙等急求救諸將議者欲須太祖節度淵曰公在鄴反覆四千里比報叙等必敗非救急也遂行使張郃督步騎五千在前從陳倉狹道入淵自督糧在後郃至渭水上超將氏羌數千逆郃未戰超走郃進軍收超軍器械淵到諸縣皆已降

韓遂在顯親淵欲襲取之遂走淵收遂軍糧追至略陽城去遂二十餘里諸將欲攻之或言當攻興國氏淵以爲遂兵精興國城固攻不可卒拔不如擊長離諸羌長離諸羌多在遂軍必歸救其家若羌獨守則孤救長離則官兵得與野戰可必虜也淵乃留督將守輜重輕兵步騎到長離攻燒羌屯斬獲甚衆諸羌在遂軍者各還種落遂果救長離與淵軍對陣諸將見遂衆惡之欲結營作塹乃與戰淵曰我轉鬪千里今復作營塹則士衆罷弊不可久賊雖衆易與耳乃鼓之大破遂軍得其旌麾還略陽進軍圍興國氏王千萬逃奔馬超餘衆降轉

擊高平屠各皆散走收其糧穀牛馬乃假淵節初枹罕
宋建因涼州亂自號河首平漢王太祖使淵帥諸將討
建淵至圍枹罕月餘拔之斬建及所置丞相已下淵別
遣張郃等平河關渡河入小湟中河西諸羌盡降隴右
平太祖下令曰宋建造爲亂逆三十餘年淵一舉滅之
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不如也二十一
年增封三百戶并前八百戶還擊武都氐羌下辯收氐
穀十餘萬斛太祖西征張魯淵等將涼州諸將侯王已
下與太祖會休亭太祖每引見羌胡以淵畏之會魯降
漢中平以淵行都護將軍督張郃徐晃等平巴郡太祖

還鄴留淵守漢中卽拜淵征西將軍二十三年劉備軍
陽平關淵率諸將拒之相守連年二十四年正月備夜
燒圍鹿角淵使張郃護東圍自將輕兵護南圍備挑郃
戰郃軍不利淵分所將兵半助郃爲備所襲淵遂戰死
諡曰愍侯初淵雖數戰勝太祖常戒曰爲將當有怯弱
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
勇一匹夫敵耳淵妻太祖內妹長子衡尚太祖弟海陽
哀侯女恩寵特隆衡襲爵轉封安寧亭侯黃初中賜中
子霸太和中賜霸四弟爵皆關內侯霸正始中爲討蜀
護軍右將軍進封博昌亭侯素爲曹爽所厚聞爽誅自

疑亡入蜀以淵舊勳赦霸子徙樂浪郡

魏畧曰霸字仲權淵為蜀所害

故霸常切齒欲有報蜀意黃初中為偏將軍子午之役

霸召為前鋒進至興世圍安營在曲谷中蜀人望知其

是霸也指下兵攻之霸手戰鹿角間賴救至然後解後

為右將軍屯隴西其養士和戎並得其歡心至正始中

代夏侯儒為征蜀護軍統屬征西時征西將軍夏侯玄

於霸為從子而玄於曹爽為外弟及司馬宣王誅曹爽

遂召玄玄來東霸聞曹爽被誅而玄又徵以為禍必轉

相及心既內恐又霸先與雍州刺史郭淮不和而淮代

玄為征西霸益不安故遂奔蜀南趣陰平而失道入窮

谷中糧盡殺馬步行足破臥巖石下使人求道未知何

之蜀聞之乃使人迎霸初建安五年時霸從妹年十三

四在本郡出行樵採為張飛所得飛知其良家女遂以

為妻產息女為劉禪皇后故淵之初亡飛妻請而葬之

及霸入蜀禪與相見釋之日卿父自遇害於行間耳非

我先人之手刃也指其兒子以示霸弟威官至兖州刺

史世語曰威字季權任俠貴歷荆兗二州刺史子駿并

州刺史次莊淮南太守莊子湛字孝若以才博文章

至南陽相散騎常侍莊晉景陽皇威弟惠樂安太守章

后姊夫也由此一門侈盛於時

叙錄曰惠字稚權幼以才學見稱善屬奏議歷散騎黃

門侍郎與鍾毓數有辨駁事多見從遷燕相樂安太守

乾隆四年校刊

魏志卷九

六

年三十卒

惠弟和河南尹世語曰和字義權清辯有才論

五子榮從孫湛為其序曰稱字叔權自孺子而好合聚

童兒為之渠帥戲必為軍旅戰陳之事有違者輒嚴以

鞭捶眾莫敢逆淵陰奇之使讀項羽傳及兵書不肯曰

能則自為耳安能學人年十六淵與之田見奔虎稱驅

馬逐之禁之不可一箭而倒名聞太祖太祖把其手喜

曰我得汝矣與文帝為布衣之交每讌會氣陵一坐辯

士不能屈世之高名者多從之游年十八卒弟榮字幼

權幼聰惠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經日輒識之文帝

聞而請焉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

所謂爵里刺也客示之一寓日使之遍談不謬一人帝

深奇之漢中之敗榮年十三左右提之走不肯

衡薨子

績嗣為虎賁中郎將績薨子襄嗣

錢按即墨屬青州之北海郡陶謙為徐州牧未得有其地疑是即邱之誤

曹仁字子孝太祖從弟也。魏書曰仁祖襲潁川太守父熾侍中長水校尉少好弓馬弋獵後豪傑並起仁亦陰結少年得千餘人周旋淮泗之間遂從太祖為別部司馬行厲鋒校尉太祖之破袁術仁所斬獲頗多從征徐州仁常督騎為軍前鋒別攻陶謙將呂由破之還與大軍合彭城大破謙軍從攻費華即墨開陽謙遣別將救諸縣仁以騎擊破之太祖征呂布仁別攻勾陽拔之生獲布將劉何太祖平黃巾迎天子都許仁數有功拜廣陽太守太祖器其勇略不使之郡以議郎督騎太祖征張繡仁別徇旁縣虜其男女三千餘人太祖軍還為繡所追軍不利士卒喪氣

仁率厲將士甚奮太祖壯之遂破繡太祖與袁紹久相持於官渡紹遣劉備徇潁彊諸縣多舉眾應之自許以南吏民不安太祖以為憂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彊兵臨之其背叛固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太祖善其言遂使將騎擊備破走之仁盡復收諸叛縣而還紹遣別將韓荀鈔斷西道仁擊荀於雞洛山大破之由是紹不敢復分兵出復與史渙等鈔紹運車燒其糧穀河北既定從圍壺關太祖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仁言於太祖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

將人自爲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
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以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太祖
從之。城降。於是錄仁前後功。封都亭侯。從平荊州。以仁
行征南將軍。留屯江陵。拒吳將周瑜。瑜將數萬衆來攻。
前鋒數千人始至。仁登城望之。乃募得三百人。遣部曲
將牛金逆與挑戰。賊多。金兵少。遂爲所圍。長史陳矯俱
在城上。望見金等垂沒。左右皆失色。仁意氣奮怒甚。謂
左右取馬來。矯等共援持之。謂仁曰。賊衆盛不可當也。
假使棄數百人何苦。而將軍以身赴之。仁不應。遂被甲
上馬。將其麾下壯士數十騎出城。去賊百餘步。迫溝。矯

等以爲仁當住溝上。爲金形勢也。仁徑渡溝。直前衝入
賊圍。金等乃得解。餘衆未盡出。仁復直還突之。拔出金
兵。亡其數人。賊衆乃退。矯等初見仁出。皆懼。及見仁還。
乃歎曰。將軍真天人也。三軍服其勇。太祖益壯之。轉封
安平亭侯。太祖討馬超。以仁行安西將軍。督諸將拒潼
關。破超渭南。蘇伯田銀反。以仁行驍騎將軍。都督七軍。
討銀等破之。復以仁行征南將軍。假節屯樊。鎮荊州。侯
音以宛叛。略傍縣。衆數千人。仁率諸軍攻破音。斬其首。
還屯樊。卽拜征南將軍。關羽攻樊。時漢水暴溢。于禁等
七軍皆沒。禁降羽。仁人馬數千人守城。城不沒者數板。

羽乘船臨城。圍數重。外內斷絕。糧食欲盡。救兵不至。仁激厲將士。示以必死。將士感之。皆無二。徐晃救至。水亦稍減。晃從外擊羽。仁得潰圍出。羽退走。仁少時不脩行檢。及長為將。嚴整奉法令。常置科於左右。案以從事。鄢陵侯彰北征烏丸。文帝在東宮。為書戒彰曰。為將奉法。不當如征南邪。及卽王位。拜仁車騎將軍都督荆揚益州諸軍事。進封陳侯。增邑二千。并前三千五百戶。追賜仁父熾諡曰陳穆侯。置守冢十家。後召還屯。死。孫權遣將陳邵據襄陽。詔仁討之。仁與徐晃攻破邵。遂入襄陽。使將軍高遷等徙漢南附化民於漢北。文帝遣使卽拜

仁大將軍。又詔仁移屯臨潁。遷大司馬。復督諸軍據烏

江。還屯合肥。黃初四年薨。諡曰忠侯。

魏書曰。仁時年五十六。傅子曰。曹大

司馬之勇。賁育弗加也。張遼其次焉。

子泰嗣。官至鎮東將軍。假節。轉封甯

陵侯。泰薨。子初嗣。又分封泰弟楷。範。皆為列侯。而牛金

官至後將軍。仁弟純。

英雄記曰。純字子和。年十四而喪父。與同產兄仁別居。承父業。富於

財。僮僕人客以百數。純綱紀督御。不失其理。鄉里咸以為能。好學問。敬愛學士。學士多歸焉。由是為遠近所稱。年十八。為黃門侍郎。二十。從太祖到襄邑募兵。遂常從征戰。初以議郎參司空軍事。

督虎豹騎。從圍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太祖欲緩之。

純曰。今千里蹈敵。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且縣師深入。難

以持久。彼勝而驕。我敗而懼。以懼敵驕。必可克也。太祖

善其言。遂急攻之。譚敗。純麾下騎斬譚首級。北征三郡。純部騎獲單于蹋頓。以前後功封高陵亭侯。邑三百戶。從征荊州。追劉備於長坂。獲其二女。輜重。收其散卒。進降江陵。從還譙。建安十五年薨。文帝即位。追諡曰威侯。魏書曰。純所督虎豹騎。皆天下驍銳。或從百人將補之。太祖難其帥。純以選為督。撫循甚得人心。及卒。有司白。選代。太祖曰。純之比。何可復得。吾獨不中督邪。遂不選。子演嗣。官至領軍將軍。正

元中進封平樂鄉侯。演薨。子亮嗣。

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也。

魏書曰。洪伯父鼎為尚書令。任洪為蘄春長。

太祖

起義兵討董卓。至滎陽。為卓將徐榮所敗。太祖失馬。賊追甚急。洪下以馬授太祖。太祖辭讓。洪曰。天下可無洪。

不可無君。遂步從到汴水。水深不得渡。洪循水得船。與

太祖俱濟。還奔譙。揚州刺史陳溫素與洪善。洪將家兵

千餘人。就溫募兵。得廬江上甲二千人。東到丹陽。復得

數千人。與太祖會龍亢。太祖征徐州。張邈舉兗州叛迎

呂布。時大饑荒。洪將兵在前。先據東平范。聚糧穀以繼

軍。太祖討邈。布於濮陽。布破走。遂據東阿。轉擊濟陰山

陽中牟。陽武。京密十餘縣。皆拔之。以前後功拜鷹揚校

尉。遷揚武中郎將。天子都許。拜洪諫議大夫。別征劉表。

破表別將於舞陽。陰葉堵陽博望有功。遷厲鋒將軍。封

國明亭侯。累從征伐。拜都護將軍。文帝即位。為衛將軍。

遷驃騎將軍進封野王侯益邑千戶并前二千一百戶位特進後徙封都陽侯始洪家富而性吝嗇文帝少時假求不稱常恨之遂以舍客犯法下獄當死羣臣並救莫能得卞太后謂郭后曰令曹洪今日死吾明日勅帝廢后矣於是泣涕屢請乃得免官削爵土魏畧曰文帝收洪時曹真在左右請之曰今誅洪必以真為譖也帝曰我自治之卿何豫也會卞太后責怒帝言梁沛之間非子廉無有今日詔乃釋之猶尚沒入其財產太后又以為言後乃還之初太祖為司空時以己率下每歲發調使本縣平貲于時譙令平洪貲財與公家等太祖曰我家貲那得如子廉邪文帝在東宮嘗從洪貸絹百匹洪不稱意及洪犯法自必死既得原喜上書請曰臣少不由道過在人倫長竊非任遂蒙含貸性無檢度知足之分而有豺狼無厭之質老悖倍貪觸突國網罪迫三千不在赦宥當就辜誅棄諸市朝猶蒙天恩骨肉更生臣仰視

天日愧負靈神俯惟愆闕慙愧怖悸不能 洪先帝功臣

時人多為歛望明帝即位拜後將軍更封樂城侯邑千戶位特進復拜驃騎將軍太和六年薨謚曰恭侯子馥嗣侯初太祖分洪戶封子震列侯洪族父瑜脩慎篤敬官至衛將軍封列侯

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也天下亂宗族各散去鄉里休年十餘歲喪父獨與一客擔喪假葬攜將老母渡江至

吳魏書曰休祖父嘗為吳郡太守休於太守舍見壁上祖父畫像下榻拜涕泣同坐者皆嘉歎焉以太

祖舉義兵易姓名轉至荊州間行北歸見太祖太祖謂

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使與文帝同止見待如子常

從征伐使領虎豹騎宿衛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辯太祖遣曹洪征之以休為騎都尉參洪軍事太祖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帥也洪聞此令亦委事於休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眾議狐疑休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則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太祖拔漢中諸軍還長安拜休中領軍文帝即王位為領軍將軍錄前後功封東陽亭侯夏侯惇薨以休為鎮南將軍假節都督諸軍事車駕臨送上乃下輿執手而別孫權遣將屯歷陽休到擊破之又別遣兵渡江燒賊蕪湖

營數千家遷征東將軍領揚州刺史進封安陽鄉侯魏書

曰休喪母至孝帝使侍中奪喪服使飲酒食肉休受詔而形體益憔悴乞歸譙葬母帝復遣越騎校尉薛喬奉詔節其憂哀使歸家治喪一宿便葬葬訖詣行在所帝見親自寬慰之其見愛重如此帝征孫權

以休為征東大將軍假黃鉞督張遼等及諸州郡二十

餘軍擊權大將呂範等於洞浦破之拜揚州牧明帝即

位進封長平侯吳將審惠屯皖休擊破之斬惠首吳將

韓綜翟丹等前後率眾詣休降增邑四百并前五千五

百戶遷大司馬都督揚州如故太和二年帝為二道征

吳遣司馬宣王從漢水下督休諸軍向尋陽賊將偽降

休深入戰不利退還宿石亭軍夜驚士卒亂棄甲兵輜

重甚多。休上書謝罪。帝遣屯騎校尉楊暨慰喻。禮賜益

隆。休因此癰發背。薨。諡曰壯侯。子肇嗣。世語曰。肇有

當世才度。為散騎常侍。屯騎校尉。明帝寢疾。方與燕王

宇等屬。以後事。帝意尋變。詔肇以侯歸第。正始中。薨。追

贈衛將軍。子興嗣。初。文帝分休戶三百封肇弟。纂為列

侯。後為殄吳將軍。薨。追贈前將軍。張隱文士傳曰。肇孫

博學有才藻。仕晉辟公府。歷洛陽令。有能名。大司馬齊

王罔輔政。攄與齊人左思俱為記室督。從中郎。出為襄

陽太守。征南司馬。值天下

亂。攄討賊。向吳戰。敗死。

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太祖起兵。真父邵募徒眾為

州郡所殺。魏略曰。真本姓秦。養曹氏。或云其父伯南。夙

與太祖善。興平末。袁術部黨與太祖攻劫。太

祖出為寇所追。走入秦氏。伯南開門受之。寇問太祖所

在。答云。我是也。遂害之。由此太祖思其功。故變其姓。魏

書曰。邵以忠篤有才智。為太祖所親信。初平中。太祖與

義兵。邵募徒眾。從太祖周旋。時豫州刺史黃琬欲害太

祖。太祖避之。而邵獨遇害。

太祖哀真少孤。收養與諸子同。使與文帝

共止。常獵為虎所逐。顧射虎。應聲而倒。太祖壯其鷲勇。

使將虎豹騎。討靈丘賊。拔之。封靈壽亭侯。以偏將軍將

兵。擊劉備。別將於下辯。破之。拜中堅將軍。從至長安。領

中領軍。是時夏侯淵沒於陽平。太祖憂之。以真為征南

護軍。督徐晃等。破劉備。別將高詳於陽平。太祖自至漢

中。拔出諸軍。使真至武都。迎曹洪等。還屯陳倉。文帝即

王位。以真為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錄前

後功進封東鄉侯。張進等反於酒泉，真遣費耀討破之。斬進等。黃初三年，還京都，以真爲上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鉞。與夏侯尚等征孫權，擊牛渚屯破之。轉拜中軍大將軍，加給事中。七年，文帝寢疾，真與陳羣、司馬宣王等受遺詔輔政。明帝即位，進封邵陵侯。

臣松之案

真父名邵，封邵陵侯。若非書誤，則事不可論。

若遷大將軍，諸葛亮圍祁山，南安

天水、安定三郡反應亮。帝遣真督諸軍，軍郿，遣張郃擊亮將馬謖，大破之。安定民楊條等略吏民，保月支城，真進軍圍之。條謂其衆曰：「大將軍自來，吾願早降耳。」遂自縛出。三郡皆平。真以亮懲於祁山，後出必從陳倉，乃使

將軍郝昭王生守陳倉，治其城。明年春，亮果圍陳倉，已有備而不能克。增邑并前二千九百戶。四年，朝洛陽，遷大司馬，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真以蜀連出侵邊境，宜遂伐之。數道並入，可大克也。帝從其計，真當發西討。帝親臨送真，以八月發長安，從子午道南入。司馬宣王泝漢水，當會南鄭。諸軍或從斜谷道，或從武威入。會大霖雨三十餘日，或棧道斷絕。詔真還軍，真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太祖。遵讚早亡，真愍之，乞分所食邑封遵讚子。詔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篤晏平久要之分，君子成人之美，聽分真邑。」賜遵讚子爵關內侯，各百

戶真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輒以家財班賜士卒皆願為用真病還洛陽帝自幸其第省疾真薨諡曰元侯子爽嗣帝追思真功詔曰大司馬蹈履忠節佐命二祖內不恃親戚之寵外不驕白屋之士可謂能持盈守位勞謙其德者也其悉封真五子義訓則彥皚皆為列侯初文帝分真邑二百戶封真弟彬為列侯爽字昭伯少以宗室謹重明帝在東宮甚親愛之及即位為散騎侍郎累遷城門校尉加散騎常侍轉武衛將軍寵待有殊帝寢疾乃引爽入臥內拜大將軍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與太尉司馬宣王並受遺

詔輔少主明帝崩齊王即位加爽侍中改封武安侯邑萬二千戶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丁謚畫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宣王為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

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已得制其輕重也魏書曰爽使弟

父真奉事三朝入備冢宰出為上將先帝以臣肺腑遺緒獎飭拔擢典兵禁省進無忠恪積累之行退無羔羊自公之節先帝聖體不豫臣雖奔走侍疾嘗藥曾無精誠翼日之應猥與太尉懿俱受遺詔且慙且懼靡所底告臣聞虞舜序賢以稷契為先成湯褒功以伊呂為首審選博舉優劣得所斯誠輔世長民之大經錄勳報功之令典自古以來未之或闕今臣虛闇位冠朝首顧惟越次中心愧惕敢竭愚情陳寫至實夫天下之達道者三謂德爵齒也懿本以高明中正處上司之位名足鎮眾義足率下一也包懷大略允文允武仍立征伐之勳遐邇歸功二也萬里旋旆親受遺詔翼亮皇家內外所向三也加之耆艾紀綱邦國體練朝政論德則過於吉

甫樊仲課功則踰于方叔召虎凡此數者懿實兼之臣抱空名而處其右天下之人將謂臣以宗室見私知進而不知退陛下岐嶷克明克類如有以察臣之言臣以為宜以懿為太傅大司馬上昭陛下進賢之明中顯懿身文武之實下使愚臣免於謗誚於是帝使中書監劉放令孫資為詔曰昔吳漢佐光武有征定四方之功為大司馬名稱于今太尉體履正直功蓋海內先帝本以前後欲更其位者輒不彌久是以遲遲不施行耳今大將軍薦太尉宜為大司馬既合先帝本旨又放推讓進德尚勳乃欲明賢良辨等列順長少也雖且爽之屬宗師呂望念在引領以處其下何以過哉朕甚嘉焉朕惟先帝固知君子樂天知命纖芥細疑不足為忌當顧栢人彭亡之文故用低徊有意未遂耳斯亦先帝敬重大臣恩愛深厚之至也昔成王建保傅之官近漢顯宗以鄧禹為太傅皆所以優崇儁又爽弟羲為中領軍訓武必有尊也其以太尉為太傅

衛將軍彥散騎常侍侍講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闈貴寵莫盛焉南陽何晏鄧颺李勝沛國丁謐東

平畢軌咸有聲名進趣於時明帝以其浮華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復進叙任為腹心颺等欲令爽立威名於天下勸使伐蜀爽從其言宣王止之不能禁正始五年爽乃西至長安大發卒六七萬人從駱谷入是時關中及氐羌轉輸不能供牛馬騾驢多死民夷號泣道路入谷行數百里賊因山為固兵不得進爽叅軍楊偉為爽陳形勢宜急還不然將敗

世語曰偉字世英馮翊人明帝治宮室偉諫曰今作宮室

斬伐生民墓上松柏毀壞碑獸石柱辜及

亡人傷孝子心不可以為後世之法則

颺與偉爭於

爽前偉曰颺勝將敗國家事可斬也爽不悅乃引軍還

漢晉春秋曰司馬宣王謂夏侯玄曰春秋責大德重昔武皇帝再入漢中幾至大敗君所知也今興平路勢至

險蜀已先據。若進不獲戰退。見微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玄懼言於爽。引軍退。費禕進兵據三嶺。以截爽。爽爭嶮苦戰。僅乃得過。所發牛馬運轉者。死失略盡。羌胡怨歎。而關右悉虛耗矣。初爽以宣王

年德並高。恒父事之。不敢專行。及晏等進用。咸共推戴。說爽以權重不宜委之於人。乃以晏颺謚為尚書。晏典

選舉。軌司隸校尉。勝河南尹。諸事希復由宣王。宣王遂

稱疾避爽。初宣王以爽魏之肺腑。每推先之。爽以宣王名重亦引身卑下。當時稱焉。丁謚畢軌等既

進用。數言于爽曰。宣王有大志。而甚得民心。不可以推誠委之。由是爽恒猜防焉。禮貌雖存。而諸所興造皆不

復由宣王。宣王力不能爭。且懼其禍。故避之。晏等專政。共分割洛陽野王典

農部桑田數百頃。及壞湯沐地。以為產業。承勢竊取官

物。因緣求欲。州郡有司望風莫敢忤旨。晏等與廷尉盧

毓素有不平。因毓吏微過。深文致毓法。使主者先收毓

印綬。然後奏聞。其作威如此。爽飲食車服。擬於乘輿。尚

方珍翫。充物其家。妻妾盈後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

人。及將吏師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為伎樂。

詐作詔書。發才人五十七人。送鄴臺。使先帝婕妤教習

為技。擅取太樂樂器。武庫禁兵。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

晏等會其中。縱酒作樂。羲深以為大憂。數諫止之。又著

書三篇。陳驕淫盈溢之致。禍敗辭旨甚切。不敢斥爽。託

戒諸弟。以示爽。爽知其為已發也。甚不悅。羲或時以諫

喻。不納。涕泣而起。宣王密為之備。九年冬。李勝出為荆

州刺史往詣宣王宣王稱疾困篤示以羸形勝不能覺

謂之信然魏末傳曰爽等令勝辭宣王并伺察焉宣王

詣閣拜辭不悟加恩得蒙引見宣王令兩婢侍邊持衣

衣落復上指口言渴求飲婢進粥宣王持盃飲粥粥皆

流出沾脣勝愍然為之涕泣謂宣王曰今主上尚幼天

下恃賴明公然眾情謂明公方舊風疾發何意尊體乃

爾宣王徐更寬言才令氣息相屬說年老沈疾死在旦

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好善為之恐不復相見如何

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也宣王仍復陽為昏謬曰君

方到并州努力自愛錯亂其辭狀如荒語勝復曰當忝

荆州非并州也宣王乃若微悟者謂勝曰懿年老意荒

忽不解君言今還為本州刺史盛德烈壯好建功勳今

當與君別自顧氣力轉微後必不更會因欲自力設薄

主人生死共別令師昭兄弟結君為友不可相舍去副

懿區區之心因流涕哽咽勝亦長歎答曰輒當承教須

待勅命勝辭出與爽等相見說太傅語言錯悞口不攝

盃指南為北又云吾當作并州吾答言當還為荆州耳又欲

并州也徐徐與語有識人時乃知當還為荆州耳又欲

李君真人

設主人祖送不可舍去宜須待之更向爽十年正月車

等垂淚云太傅患不可復濟令人愴然

駕朝高平陵爽兄弟皆從世語曰爽兄弟先是數俱出

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入者爽曰宣王部勒兵

誰敢爾邪由此不復並行至是乃盡出也

馬先據武庫遂出屯洛水浮橋奏爽曰臣昔從遼東還

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牀把臣臂深以後事為念

臣言二祖亦屬臣以後事為念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

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黃門令董箕等才

人侍疾者皆所聞知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

內則僭擬外專威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

置所親殿中宿衛歷世舊人皆復斥出欲置新人以樹

乾隆四年校刊

卷九

私計根據槃牙縱恣日甚外既如此又以黃門張當爲
都監專共交關看察至尊候伺神器離間二宮傷害骨
肉天下汹汹人懷危懼陛下但爲寄坐豈得久安此非
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
言昔趙高極意秦氏以滅呂霍早斷漢祚永世此乃陛
下之大鑒臣受命之時也太尉臣濟尚書令臣孚等皆
以爽爲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皇
太后令勅臣如奏施行臣輒勅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義
訓吏兵以候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
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世語
日初

宣王勒兵從闕下趣武庫當爽門人逼車住爽妻劉怖
出至廳事謂帳下守督曰公在外今兵起如何督曰夫
人勿憂乃上門樓引弩注箭欲發將孫謙在後牽
止之曰天下事未可知如此者三宣王遂得過去爽得
宣王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爲干寶晉記曰爽留車駕
宿伊水南伐木爲鹿角

發屯甲兵數千人以爲衛魏末傳曰宣王語弟孚陛
下在外不可露宿促送帳幔太官食具詣行在所大

司農沛國桓範聞兵起不應太后召矯詔開平昌門拔
取劔戟略將門候南奔爽宣王知曰範畫策爽必不能
用範計範說爽使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兄弟猶豫未
決範重謂羲曰當今日卿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
夫持質一人尚欲望活今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
敢不應者羲猶不能納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說爽使早

自歸罪爽於是遣允泰詣宣王歸罪請死乃通宣王奏

事千寶晉書曰桓範出赴爽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駑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世語曰

宣王使許允陳泰解語爽蔣濟亦與書達宣王之旨又

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

為誓爽信之罷兵魏氏春秋曰爽既罷兵曰我不失作

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犢耳何圖今日

坐汝等遂免爽兄弟以侯還第魏末傳曰爽兄弟歸家

族滅矣使尉部圍爽第四角角作高樓令人在上望視爽兄弟

舉動爽計窮愁悶持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

將軍東南行爽還聽事上與兄弟共議未知宣王意深

淺作書與宣王曰賤子爽哀惶恐無狀招禍分受屠

滅前遣家人迎糧于今未反數日乏匱當煩見餉以繼

旦夕宣王得書大驚即答書曰初不知乏糧甚懷踧踖

令致米一百斛并肉脯鹽鼓大豆尋送初張當私以所

爽兄弟不達變數即便喜歡自謂不死

擇才人張何等與爽疑其有姦收當治罪當陳爽與晏

等陰謀反逆並先習兵須三月中欲發於是收晏等下

獄會公卿朝臣廷議以為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

誅爽以支屬世蒙殊寵親受先帝握手遺詔託以天下

而包藏禍心蔑棄顧命乃與晏颺及當等謀圖神器範

黨同罪人皆為大逆不道於是收爽義訓晏颺謚軌勝

範當等皆伏誅夷三族魏略曰鄧颺字玄茂鄧禹後也

書郎除洛陽令坐事免拜中郎又入兼中書郎初颺與

李勝等為浮華友及在中書浮華事發被斥出遂不復

用正始初乃出為潁川太守轉大將軍長史遷侍中尚

書颺為人好貨前在內職許臧艾授以顯官艾以父妾

與颺故京師為之語曰以官易富鄧玄茂每所薦達多

如此比故何晏選舉不得人頗由颺之不公忠遂同其

罪蓋由交友非奇才魏略曰丁謚字彥靖父斐字文侯

初斐隨太祖太祖以斐鄉里特饒愛之斐性好貨數請

求犯法輒得原宥為典軍校尉摠攝內外每所陳說多見從之建安末從太祖征吳斐隨行自以家牛羸困乃私易官牛為人所白被收送獄奪官其後太祖問斐曰文侯印綬所在斐亦知見戲對曰以易餅耳太祖笑顧謂左右曰東曹毛掾數白此家欲令我重治我非不知此人不清良有以也我之有斐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盜雖有小損而完我囊貯遂復斐官聽用如初後數歲病亡謚少不肯交游但博觀書傳為人沈毅頗有才略太和常住鄴借人空屋居其中而諸王亦欲借之不知謚已得直開門入謚望見王交脚臥而不起而呼其奴客曰此何等入促呵使去王怒其無禮還具上言明帝收謚繫鄴獄以其功臣子原出後帝聞其有父風召拜度支郎中曹爽宿與相親時爽為武衛將軍數為帝稱其可大用會帝崩爽輔政乃拔謚為散騎常侍遂轉尚書謚為人外似疎略而內多忌其在臺閣有所彈駁臺中患之事不得行又其意輕貴多所忽略雖與何晏鄧颺等同位而皆少之唯以勢屈於爽爽亦敬之言無不從故于時謗書謂臺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當一狗憑默作疽囊三狗謂何鄧丁也默者爽小字也其意言三狗皆欲嚙人而謚尤甚也奏使郭太后出居

別宮及遣樂安王使北詣鄴又遣文欽令還淮南皆謚之討司馬宣王由是特深恨之畢軌字昭先父字子禮建安中為典農校尉軌以才能少有名聲明帝在東宮時軌在文學中黃初末出為長史明帝即位入為黃門郎子尚公主居處殷富遷并州刺史其在并州名為驕豪時雜虜數為暴害吏民軌出軍擊鮮卑軻比能失利中護軍蔣濟表曰畢軌前失既往不咎但恐是後難可以再凡人材有長短不可彊成軌文雅志意自為美器今失并州換置他州若入居顯職不毀其德於國事實善此安危之要唯聖恩察之至正始中入為中護軍轉侍中尚書遷司隸校尉素與曹爽善每言於爽多見從之李勝字公昭父休字子朗有智略張魯前為鎮北將軍休為司馬家南鄭時漢中有甘露降子朗見張魯精兵數萬人有四塞之固遂建言赤氣久衰黃家當興欲魯舉號魯不聽會魯破太祖以其勸魯內附賜爵關內侯署散官騎從詣鄴至黃初中仕歷上黨鉅鹿二郡太守後以年老還拜議郎勝少游京師雅有才智與曹爽善明帝禁浮華而人白勝黨有四窻入達各有主名用是被收以其所連引者多故得原禁錮數歲帝崩曹爽輔政勝為洛陽令夏侯玄為征西將軍以勝為長史

玄亦宿與勝厚駱谷之役議從勝出由是司馬宣王不
 悅於勝累遷榮陽太守河南尹勝前後所宰守未嘗不
 稱職為尹歲餘廳事前屠蘇壞令人更治之小材一枚
 激墮正搗受符吏石虎頭斷之後旬日遷為荊州刺史
 未及之官而敗也桓範字元則世為冠族建安末入丞
 相府延康中為羽林左監以有文學與王象等典集皇
 覽明帝時為中領軍尚書遷征虜將軍東中郎將使持
 節都督青徐諸軍事治下邳與徐州刺史鄒岐爭屋引
 節欲斬岐為岐所奏不直坐免還復為兖州刺史快快
 不得意又聞當轉為冀州牧是時冀州統屬鎮北而鎮
 北將軍呂昭才實仕進本在範後範謂其妻仲長曰我
 寧作諸卿向三公長跪耳不能為呂子展屈也其妻曰
 君前在東坐欲擅斬徐州刺史眾謂君難為作下今
 復羞為呂屈是復難為作上也範忿其言觸實乃以刀
 環撞其腹妻時懷孕遂墮胎死範亦竟稱疾不赴冀州
 正始中拜大司農範前在臺閣號為曉事及為司農又
 以清省稱範嘗抄撮漢書中諸雜事自以意斟酌之名
 曰世要論蔣濟為太尉嘗與範會社下羣卿列坐有數
 人範懷其所撰欲以示濟濟謂濟當虛心觀之範出其書
 以示左右左右傳之示濟濟不肯視範心恨之因論他

奕犢耳而範就之
 何謂智囊

事乃發怒謂濟曰我祖薄德公輩何似邪濟性雖彊毅
 亦知範剛毅睨而不應各罷範於沛郡仕次在曹真後
 于時曹爽輔政以範鄉里老宿於九卿中特敬之然不
 甚親也及宣王起兵閉城門以範為曉事乃指召之欲
 使領中領軍範欲應召而其子諫之以為車駕在外不
 如南出範疑有頃兒又促之範欲去而司農丞吏皆止
 範舉吏也範呼之舉手中版以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
 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範呵之言卿非我故吏邪何以
 敢爾乃開之範出城顧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
 徒行不能及遂避側範南見爽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
 昌徵四方以自輔爽疑義又無言範自謂義曰事昭然
 卿用讀書何為邪於今日卿等門戶倒矣俱不言範又
 謂義曰卿別營近在闕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呼召如
 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被假所憂當在
 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義兄弟默然不從申夜至
 五鼓爽乃投刀於地謂諸從駕羣臣曰我度太傅意亦
 不過欲令我兄弟向己也我獨有以不合於遠近耳遂
 進謂帝曰陛下作詔免臣官報皇太后令範知爽首免
 而已必坐唱義也範乃曰老子今茲坐卿兄弟族矣爽

等既免帝還宮遂令範隨從到洛水浮橋北望見宣王下車叩頭而無言宣王呼範姓曰桓大夫何為爾邪車駕入宮有詔範還復位範詣闕拜章謝待報會司蕃詣鴻臚自首具說範前臨出所道宣王乃忿然曰誣人以反於法何應主者曰科律反受其罪乃收範於闕下時人持範甚急範謂部官曰徐之我亦義士耳遂送廷尉世語曰初爽夢二虎銜雷公雷公若二升椀放著庭中爽惡之以問占者靈臺丞馬訓曰憂兵訓退告其妻曰爽將以兵亡不出旬日漢晉春秋曰安定皇甫謐以九年冬夢至洛陽自廟出見車騎甚眾以物呈廟云誅大將軍曹爽寤而以告其邑人邑人曰君欲作曹人之夢乎朝無公孫彊如何且爽兄弟典重兵又權尚書事誰敢謀之謐曰爽無叔振鐸之請苟失天機則離矣何恃於彊昔漢之閻顯倚母后之尊權國威命可謂至重矣閹人十九人一旦尸之況爽兄弟乎世語曰初爽出司馬魯芝留在府聞有事將營騎斫津門出赴爽爽誅擢為御史中丞及爽解印綬將出主簿楊綜止之曰公挾主握權捨此以至東市乎爽不從有司奏綜導爽反宣王曰各為其主也宥之以為尚書郎芝字世英扶風人也以後仕進至特進光祿大夫綜字初伯後為安東將

軍司馬文王長史臣松之案夏侯湛為芝銘及干寶晉紀並云爽既誅宣王即擢芝為并州刺史以綜為安東參軍與世語不同嘉平中紹功臣世封真族孫熙為新昌亭侯

邑三百戶以奉真後干寶晉紀曰蔣濟以曹真之勳力不宜絕祀故以熙為後濟又病其

言之失信於爽發病卒晏何進孫也母尹氏為太祖夫人晏長於

宮省又尚公主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

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晏字平叔魏略曰太祖為司空時納晏母并收養晏其時秦宜

祿兒阿蘇亦隨母在公家並見寵如公子蘇即朗也蘇性謹慎而晏無所顧憚服飾擬於太子故文帝特憎之

每不呼其姓字嘗謂之為假子晏尚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及明帝立頗為冗官至正始初曲合於曹

爽亦以才能故爽用為散騎侍郎遷侍中尚書晏前以尚主得賜爵為列侯又其母在內晏性自喜動靜粉白

不去手行步顧影晏為尚書主選舉其宿與之有舊者多被拔擢魏末傳曰晏婦金鄉公主即晏同母妹公主

賢謂其母沛王太妃曰晏為惡日甚將何保身母笑曰汝得無妬晏耶俄而晏死有一男年五六歲宣王遣人錄之晏母歸藏其子王宮中向使者搏頰乞白活之使者具以白宣王宣王亦聞晏婦有先見之言心常嘉之且為沛王故特原不殺魏氏春秋曰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於時司馬景王亦預焉晏嘗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况諸已也初宣王使晏典治爽等獄晏窮治黨與冀以獲宥宣王曰凡有入族晏疏丁鄧等七姓宣王曰未也晏窮急乃曰豈謂晏乎宣王曰是也乃收晏臣松之案魏末傳云晏取其同母妹為妻此縉紳所不忍言雖楚王之妻嫂不是甚也已設令此言出於舊史猶將莫之或信况底下之書乎案諸王傳沛王出自杜夫人所生晏母姓尹公主若與沛王同生焉得言與晏同母皇甫謐列女傳曰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早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己乃斷髮以為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即復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疆迎令女歸時文寧為梁相憐其

斷髮截耳鼻凍之痛今猶有霜氣

令女之不死意在後也

少執義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沮迺微使人諷之令女歎且泣曰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為信防之少懈令女於是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臥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牀席舉家驚惶奔往視之莫不酸鼻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辛苦迺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為乎司馬宣王聞而嘉之聽使乞子字養為曹氏後名顯于世

夏侯尚字伯仁淵從子也文帝與之親友魏書曰尚有籌畫智略文

帝器之與為太祖定冀州尚為軍司馬將騎從征伐後布衣之交

為五官將文學魏國初建遷黃門侍郎代郡胡叛遣鄢陵侯彰征討之以尚參彰軍事定代地還太祖崩於洛陽尚持節奉梓宮還鄴并錄前功封平陵亭侯拜散騎

常侍遷中領軍文帝踐阼更封平陵鄉侯遷征南將軍領荊州刺史假節都督南方諸軍事尚奏劉備別軍在上庸山道險難彼不我虞若以奇兵潛行出其不意則獨克之勢也遂勒諸軍擊破上庸平三郡九縣遷征南大將軍孫權雖稱藩尚益脩攻討之備權後果有貳心黃初三年車駕幸宛使尚率諸軍與曹真共圍江陵權將諸葛瑾與尚軍對江瑾渡入江中渚而分水軍於江中尚夜多持油船將步騎萬餘人於下流潛渡攻瑾諸軍夾江燒其舟船水陸並攻破之城未拔會大疫詔勅尚引諸軍還益封六百戶并前千九百戶假鉞進爲牧

荊州殘荒外接蠻夷而與吳阻漢水爲境舊民多居江南尚自上庸通道西行七百餘里山民蠻夷多服從者五六年間降附數千家五年徙封昌陵鄉侯尚有愛妾嬖幸寵奪適室適室曹氏女也故文帝遣人絞殺之尚悲感發病恍惚旣葬埋妾不勝思見復出視之文帝聞而恚之曰杜襲之輕薄尚良有以也然以舊臣恩寵不衰六年尚疾篤還京都帝數臨幸執手泣尚薨謚曰悼侯魏書載詔曰尚自少侍從盡誠竭節雖云異姓其猶骨肉是以入爲腹心出當爪牙智略深敏謀謨過人不幸早殞命也柰何贈征南大將軍昌陵侯印綬子玄嗣又分尚戶三百賜尚弟子奉爵關內侯玄字太初少知名弱冠爲散騎黃門

侍郎嘗進見與皇后弟毛曾並坐。玄恥之不悅。形之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爲羽林監。正始初。曹爽輔政。玄爽之姑子也。累遷散騎常侍中護軍。世語曰。玄世名知人。爲中護軍。拔用武官。參戰牙門。無非俊傑。多牧州典郡。立法垂教。于今皆爲後式。太傅司馬宣王問以時事。玄議以爲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勢馳騫之路開。下踰其叙。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

之來有年載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叙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倫輩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爲政乎。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類。取於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明別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考。莫究於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衆人驅駭。欲風俗清靜。其可

得乎。天臺縣遠。衆所絕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脩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脩己家門者。已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如自求之於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真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

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又以爲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羣生。統理民物也。故爲之君長。以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脩而事不煩。夫事簡業脩。上下相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萬國。雖其詳未可得而究。然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下考殷周五等之叙。徒有小大貴賤之差。亦無君官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官統不一。則職業不脩。職業不脩。則事何得而簡。事之不簡。則民何得而靜。民之不靜。則邪惡並興。而姦僞滋長。故先王達其如此。故專其

職司而一其統業。始自秦世不師聖道，私以御職，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脩，立監牧以董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匡改。魏室之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粗立儀準，以一治制。今之長吏，皆君吏民，橫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爲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親農業，以省煩費，豐財殖穀，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訟，每生意異，順從則安，直已則爭。夫和羹之美，在於合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

琴瑟一聲也。蕩而除之，則官省事簡，二也。又幹郡之吏，職監諸縣，營護黨親，鄉邑舊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頓，民之困弊，咎生於此。若皆并合，則亂原自塞，三也。今承衰弊，民人彫落，賢才鮮少，任事者寡，郡縣良吏，往往非一郡受縣成，其劇在下，而吏之上選，郡當先足，此爲親民之吏，專得底下，吏者民命，而常頑鄙，今如并之，吏多選清良者造職，大化宣流，民物獲寧，四也。制使萬戶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戶以下，令長如故，自長以上，考課遷用，轉以能升，所牧亦增，此進才効功之叙也。若經制一定，則官才有次，治功齊明，五也。若省

郡守縣皆徑達事不擁隔官無留滯三代之風雖未可必簡一之化庶幾可致便民省費在於此矣又以爲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體天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泰侈則救之以質今承百王之末秦漢餘流世俗彌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紈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于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黃之采已得通於下矣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作雕刻之物采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

本準度古法文質之宜取其中則以爲禮度車輿服章皆從質樸禁除末俗華麗之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有錦綺之飾無兼采之服織巧之物自上以下至於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若夫功德之賜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後服用之夫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樸素之教興於本朝則彌侈之心自消於下矣宣王報書曰審官擇人除重官改服制皆大善禮鄉閭本行朝廷考事大指如所示而中間一相承習卒不能改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

吏不成臣。其後轉更爲官司耳。昔賈誼亦患服制。漢文雖身服弋綈。猶不能使上下如意。恐此三事當待賢能。然後了耳。玄又書曰。漢文雖身衣弋綈。而不革正法度。內外有僭儼之服。寵臣受無限之賜。由是觀之。似指立。在身之名。非篤齊治制之意也。今公侯命世作宰。追蹤上古。將隆至治。抑末正本。若制定於上。則化行於衆矣。夫當宜改之時。留殷勤之心。令發之日。下之應也。猶響尋聲耳。猶垂謙謙曰。待賢能。此伊周不正殷姬之典也。竊未喻焉。頃之爲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魏略曰。玄既遷司馬。景王代爲護軍。護軍總統諸將。任主武官選舉。前後當此官者。不能止貨賂。故蔣濟爲護

軍時有謠言欲求牙門當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宣王與濟善。間以問濟。濟無以解之。因戲曰。洛中市買一錢不足。則不行。遂相對歡笑。玄代濟。故不能止。絕人事。及景王之代。玄整頓法令。人莫犯者。與曹爽共

興駱谷之役。時人譏之。爽誅徵玄爲大鴻臚。數年徙太常。玄以爽抑絀。內不得意。中書令李豐雖宿爲大將軍。司馬景王所親待。然私心在玄。遂結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謀欲以玄輔政。豐既內握權柄。子尚公主。又與緝俱。馮翊人故緝信之。豐陰令弟兖州刺史翼求入朝。欲使將兵入并力起。會翼求朝不聽。嘉平六年二月。當拜貴人豐等。欲因御臨軒。諸門有陛兵。誅大將軍。以玄代之。以緝爲驃騎將軍。豐密語黃門監蘇鑠。求寧署令樂

敦宄從僕射劉賢等曰卿諸人居內多有不法大將軍
 嚴毅累以為言張當可以為誠鑠等皆許以從命魏書曰
 素貴以爽故廢黜居常怏怏不得意中書令李豐與玄
 及后父光祿大夫張緝陰謀為亂緝與豐同郡傾巧人
 也以身處機密息韜又為后家亦不得意故皆同謀初豐自
 外之重心不自安密謂韜曰玄既為海內重人加以當
 大任年時方壯而未見廢又親曹爽外弟於大將軍有
 嫌吾得玄書深以為憂緝有才用棄兵馬大郡還坐家
 巷各不得志欲使汝以密計告之緝嘗病創臥豐遣韜
 省病韜屏人語緝曰韜尚公主父子在機近大將軍秉
 事常恐不見明信太常亦懷深憂君侯雖有后父之尊
 安危未可知皆與韜家同慮者也韜父欲與君侯謀之
 緝默然良久曰同舟之難吾焉所逃此大事不捷即禍
 及宗族韜於是往報豐密語黃門監蘇鑠等蘇鑠等答
 豐惟君侯計豐言曰今拜貴人諸營兵皆屯門陛下臨
 軒因此便共迫脅將羣寮人兵就誅大將軍卿等當共
 密白此意鑠等曰陛下儻不從人柰何豐等曰事有權

宜臨時若不信聽便當劫將去耳那得不從鑠等許諾
 豐曰此族滅事卿等密之事成卿等皆當封侯常侍也
 豐復密以告玄緝緝遣子邈與豐相結同謀起事世語
 曰豐遣子韜以謀報玄玄曰宜詳之耳而不以告也

大將軍微聞其謀請豐相見豐不知而往即殺之世語曰

將軍聞豐謀舍人王羨請以命請豐豐若無備情屈勢
 迫必來若不來羨一人足以制之若知謀泄以眾挾輪
 長戟自衛徑入雲龍門挾天子登陵雲臺臺上有三千
 人仗鳴鼓會眾如此羨所不及也大將軍乃遣羨以車
 迎之豐見劫迫隨羨而至魏氏春秋曰大將軍責豐豐
 知禍及遂正色曰卿父子懷姦將傾社稷惜吾力劣不
 能相禽滅耳大將軍怒使勇士以刀環築豐腰殺之魏
 略曰豐字安國故衛尉李義子也黃初中以父任召隨
 軍始為白衣時年七八在鄴下名為清白識別人物
 海內翕然莫不注意後隨軍在許昌聲稱曰隆其父不
 願其然遂令閉門勅使斷客初明帝在東宮豐在文學
 中及即尊位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為誰降人
 云聞有李安國者是時豐為黃門郎明帝問左右安國
 所在左右以豐對帝曰豐名乃被於吳越邪後轉騎都

明帝不喜浮華卻又
 失之安國

乾隆四年校刊
 魏書卷九
 三

司馬窺神器其結已
成而諸君蒙深習偽競
高聲譽以自標置卒使
利柄潛移公私並畏從
也謀人家國多坐此草

尉給事中帝崩後為永寧太僕以名過其實能用少也
正始中遷侍中尚書僕射豐在臺省常多託疾時臺制
疾滿百日當解祿豐疾未滿數十日輒暫起已復臥如
是數歲初豐子韜以選尚公主豐雖外辭之內不甚憚
也豐弟翼及偉仕數歲間並歷郡守豐嘗於人中顯誠
二弟言當用榮位為及司馬宣王久病偉為二千石荒
於酒亂新平扶風二郡而豐不召衆人以爲恃寵曹爽
專政豐依違二公間無有適莫故于時有謗書曰曹爽
之勢熱如湯太傅父子冷如漿李豐兄弟如游光其意
以為豐雖外示清淨而內圖事有似於游光也及宣王
奏誅爽住車闕下與豐相聞豐怖遽氣索足委地不能
起至嘉平四年宣王終後中書令缺大將軍諮問朝臣
誰可補者或指向豐豐雖知此非顯選而自以連婚國
家思附至尊因伏不辭遂奏用之豐為中書二歲帝比
每獨召與語不知所說景王知其議已請豐豐不以實
告乃殺之其事秘豐前後仕歷三朝不以家計為意仰
俸廩而已韜雖尚公主豐常約勅不得有所侵取時得
賜錢帛輒以外施親族及得賜官人多與子弟而豐皆
以與諸外甥及死後有司籍其家無餘積魏氏春秋
日夜送豐尸付廷尉廷尉鍾毓不受曰非法官所治也

以其狀告且勅之乃受帝怒將問豐死意太后懼呼帝
入乃止遣使收翼世語曰翼後妻散騎常侍荀廙姊謂
翼曰中書事發可及書未至赴吳何為坐取死亡左右
可共同赴水火者誰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
與同死生者去亦不免翼曰二兒小吾不去今但從坐
身死二兒必免果如翼言翼子斌楊駿外甥也晉惠帝
初為河南尹與事下有司收玄緝鑠敦賢等送廷尉世
駿俱死見晉書

日玄至廷尉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治玄玄正色責
毓曰吾當何辭卿為令史貴人也卿便為吾作毓以其
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夜為作辭令與事相附流
涕以示玄玄視頷之而已毓弟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
是日於毓坐狎玄玄不受孫盛雜語曰玄在囹圄廷尉
會因欲狎而友玄玄正色曰鍾君何相偏如此也廷尉

鍾毓奏豐等謀迫脅至尊擅誅冢宰大逆無道請論如

法於是會公卿朝臣廷尉議咸以為豐等各受殊寵典

綜機密緝承外戚椒房之尊玄備世臣並居列位而包

名盛中排塘耳何益
公家堂也

藏禍心構圖凶逆交關閹豎授以姦計畏憚天威不敢
 顯謀乃欲要君脅上肆其詐虐謀誅良輔擅相建立將
 以傾覆京室顛危社稷毓所正皆如科律報毓施行詔
 書齊長公主先帝遺愛原其三子死命於是豐玄緝敦
 賢等皆夷三族魏書曰豐子韜以尚主賜死獄中其餘親屬徙樂浪郡
 玄格量弘濟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時年四十
 六魏略曰玄自從西還不交人事不蓄華妍魏氏春秋
曰初夏侯霸將奔蜀呼玄欲與之俱玄曰吾豈苟存
自容於寇虜乎遂還京師太傅薨許允謂玄曰無復憂
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
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玄嘗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
刑論辭旨通遠咸傳於世玄之執也魏將軍司馬文王
流涕請之大將軍曰卿忘會趙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趙
儼薨大將軍兄弟會葬賓客以百數玄時後至眾賓客

咸越席而迎大將軍由是惡之臣松之案曹爽以正始
 五年伐蜀時玄已為關中都督至十年爽誅滅後方還
 洛耳案少帝紀司空趙儼以六年亡玄則無由得
 會儼葬若云玄入朝紀傳又無其事斯近妄不實
 正元
 中紹功臣世封尚從孫本為昌陵亭侯邑三百戶以奉
 尚後初中領軍高陽許允與豐玄親善先是有詐作尺
 一詔書以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有何人
 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走允即
 投書燒之不以開呈司馬景王後豐等事覺徙允為鎮
 北將軍假節督河北諸軍事未發以放散官物收付廷
 尉徙樂浪道死魏略曰允字士宗世冠族父據仕歷典
農校尉郡守允少與同郡崔贊俱發名
於冀州召入軍明帝時為尚書選曹郎與陳國袁侃對
同坐職事皆收送獄詔旨嚴切當有死者正直者為重

允謂侃曰卿功臣之子法應入議不憂死也侃知其指乃為受重允刑竟復吏出為郡守稍遷為侍中尚書中領軍允聞李豐等被收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回違不定中道還取袴豐等不知士大夫何為忽忽乎是時朝臣遽者我自收豐等不知士大夫何為忽忽乎是時朝臣遽者多耳而眾人咸以為意在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廷以允代靜已受節傳出止外舍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著繡畫行也允心甚悅與臺中相聞欲易其鼓吹旌旗其兄子素頗聞眾人說允前見嫌意戒允但當趣耳用是為邪允曰卿俗士不解我以榮國耳故求之帝以允當出乃詔會羣臣羣臣皆集帝特引允以自近允前為侍中顧當與帝別涕泣歔會訖罷出詔促允令去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厨錢穀乞諸俳及其官屬故遂收送廷尉考問竟故減死徙邊允以嘉平六年秋徙妻子不得自隨行道未到以其年冬死魏氏春秋曰允為吏部郎選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召入將加罪允妻阮氏跣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允領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遣出望其衣敗曰

清吏也賜之允之出為鎮北也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允善相印將拜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者果懷之而墜於廁相印書曰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以語韋仲將印工楊利從仲將受法以語許士宗利以法術占吉凶十可中八九仲將問長文從誰得法長文曰本出漢世有相印相笏經又有鷹經牛經馬經印工宗養以法語程申伯是故有一十二家相法傳於世允妻阮氏賢明而醜允始見愕然交禮畢無復入意妻遣婢覘之云有客姓桓妻曰是必桓範將勸使入也既而範果勸之允入須臾便起妻捉裾留之允顧謂婦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唯容士有百行君有其幾許曰皆備婦曰士有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慙色知其非凡遂雅相親重生二子奇猛少有令聞允後為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神色不變曰早知爾耳門生欲藏其子婦曰無預諸兒事後移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藝德能及父當收兒以語母母答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曾懷與會語便自無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多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命具以狀對卒免其禍皆母之教也雖

會之識鑒而輸賢婦之智也。果慶及後嗣，追封子孫而已。世語曰：允二子，奇字子泰，猛字子豹，並有治理才學。晉元康中，奇為司隸校尉，猛幽州刺史，傅暢晉諸公贊曰：猛禮樂儒雅，當時最優。奇子遐，字思祖，以清尚稱位。至侍中，猛子式，字儀祖，有才。清河王經亦與允俱稱冀州名士，甘露中為尚書，坐高貴鄉公事誅。始經為郡守，

經母謂經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太過不祥，可

以止矣。經不能從，歷二州刺史，司隸校尉，終以致敗。世

曰：經字彥偉，初為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附絹二十匹，令交市於吳，經不發書，棄官歸。母問歸狀，經以實對。母以經典兵馬而擅去，對送吏杖經五十。爽聞不復罪，經為司隸校尉，辟河內向雄為都官從事，王業之出不申，經意以及難，經刑於東市，雄哭之，感動一市。刑及經母，雍州故吏皇甫晏以家財收葬焉。漢晉春秋曰：經被收辭，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往所以不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哉。晉武帝太始

元年詔曰：故尚書王經，雖身陷法辟，然守志可嘉，門戶堙沒，意常愍之。其賜經孫郎中。允友人同

郡崔贊亦嘗以處世太盛戒允云。荀綽冀州記曰：贊子

躬之志為晉吏部尚書大司農。

評曰：夏侯曹氏世為婚姻，故惇淵仁洪休尚真等並以親舊肺腑，貴重於時，左右勳業，咸有效勞，爽德薄位尊，沈溺盈溢，此固大易所著，道家所忌也。立以規格局度，世稱其名，然與曹爽中外繾綣，榮位如斯，曾未聞匡弼其非，援致良才，舉茲以論，焉能免之乎。

南奔漢中是其人也此作劉雄疑脫鳴字

姜敘起兵鹵城以應之○何焯曰西縣屬漢陽西古作

鹵此鹵字與楊阜傳皆訛爲鹵

霸弟威官至兗州刺史注莊晉景陽皇后姊夫也○何

焯曰陽當作羊此晉景獻皇后也

曹仁譚敗純麾下騎斬譚首級北征三部○毛本作斬

譚首及北征三部

曹洪與太祖會龍亢○監本誤作龍元今改正

曹休遣司馬宣王從漢水下督休諸軍向尋陽○何焯

曰當作休督諸軍宣王與休並爲上將分道而進宣

王方從西道當吳上流則東軍之向晉陽者不得而

兼督也

曹真得制其輕重也注乃欲明賢良辨等列順長少也

○北宋本長少作少長

此乃陛下之大鑒臣受命之時也○受疑當作授

夷三族注以官易富鄧元茂○

臣浩

按通志畧作以官

易婦爲是臧艾以父妾與颺故爲此語也

又注蓋由交友非奇才○一本作非其才

又注丁謚字彥靖○太平御覽靖作靜

又注二狗崖柴不可當一狗憑默作疽囊○何焯曰

崖柴藝文作哇柴玉篇哇狗欲嚙也類篇又作嗟則
 偏旁無口字者或古人假借通用默太平御覽作默
 又注明帝禁浮華而人白勝堂有四窻八達各有主
 名用是被收○臣龍官按堂有四窻八達未必能得
 罪或堂字為黨字之誤諸葛誕注云以元疇四人為
 四聰誕備八人為八達是其証也窻與聰古字通用
 著述凡數十篇注又其母在內○北宋本作又以其母
 在內其母重也○其母重也○其母重也○其母重也
 夏侯尚至於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
 覺○覺何焯云疑作較以東軍之四晉國者不持而

時年四十六注元之執也衛將軍司馬文王流涕請之
 ○何焯曰以三少帝紀證之文王於時為安東將軍
 非衛將軍也

徙樂浪道死注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
 日限在前○太平御覽日限在前上多某守雖後四
 字

終以致敗注王業之出不申經竟以及難○臣明楷按

高貴鄉公卒注云王沈王業馳告文王尚書王經以
 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則此竟字當作意字

五府不出國武業中... 高貴... 魏志卷九考證

魏志卷十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荀彧 子惲

孫 荀攸

賈詡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也祖父淑字季和朗陵令當

漢順桓之間知名當世有子八人號曰八龍彧父緄濟

南相叔爽司空

續漢書曰淑有高才王暢李膺皆以為師為朗陵侯相號稱神君張璠漢紀曰

淑博學有高行與李膺同志友善拔李昭於小吏友黃叔度於幼童以賢良方正徵對策譏切梁氏出補

朗陵侯相卒官八子儉緄靖熹詵爽肅勇翳爽字慈明幼好學年十二通春秋論語耽思經典不應徵命積十

數年董卓秉政復徵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詔下郡即拜平原相行至苑陵又追拜光祿勳視事三日策拜司

錢云當從司馬彪書張璠紀作朗陵侯相

乾隆四年校刊

魏志卷十

錢云後漢書作中平六年攷
獻帝以中平六年九月即位
改元永漢兩語寔在一年

空爽起自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淑舊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署其里為高陽里。靖字叔慈。亦有至德。名幾亞爽。隱居終身。皇甫謐逸士傳。或問許子將。靖與爽孰賢。子將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或年少時。南陽何顒異之。曰。王佐才也。典略曰。中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轉以與或。父緄慕衡勢。為或娶之。或為論者所譏。臣松之案漢記云。唐衡以桓帝延熹七年死。計或于時年始二歲。則或婚之日。衡之沒久矣。慕勢之言。為不然也。臣松之又以為緄八龍之一。必非苟得者也。將有逼而然何云。慕勢哉。昔鄭忽以違齊致譏。雋生以拒霍見美。致譏在於失援。見美嘉其慮遠。並無交至之害。故得各全其志耳。至於闔豎用事。四海屏氣。左愴唐衡殺生在口。故于時諺云。左迴天。唐獨坐。言威權莫二也。順之則六親以安。忤違則大禍立至。斯誠以存易亡。蒙恥期全之日。昔蔣詡姻于王氏。無損清高之操。永漢元年。舉孝廉。拜守宮令。董卓之亂。求出補吏。除亢父令。遂棄官歸。謂父老曰。潁川四

戰之地也。天下有變。常為兵衝。宜亟去之。無久留。鄉人多懷土猶豫。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莫有隨者。或獨將宗族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位。待或以上賓之禮。或弟諶及同郡辛評郭圖皆為紹所任。或度紹終不能成大事。時太祖為奮武將軍在東郡。初平二年。或去紹從太祖。太祖悅曰。吾之子房也。以為司馬。時年二十九。是時董卓威陵天下。太祖以問或。或曰。卓暴虐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為也。卓遣李傕等出關東。所過虜略。至潁川。陳留而還。鄉人留者多見殺。略明年。太祖領兗州牧。後為鎮東將軍。或常以司馬從。興平元年。太祖征陶

謙任或留事。會張邈陳宮以兗州反。潛迎呂布。布既至。邈乃使劉翊告或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衆疑惑。或知邈爲亂。卽勒兵設備。馳召東郡太守夏侯惇。而兗州諸城皆應布矣。時太祖悉軍攻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邈宮通謀。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定。豫州刺史郭貢帥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衆甚懼。貢求見或。或將往。惇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不可。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或無懼意。謂鄆城未易攻。

大計

遂引兵去。又與程昱計。使說范東阿。卒全三城。以待太祖。太祖自徐州還。擊布濮陽。布東走。二年夏。太祖軍乘氏。大饑。人相食。陶謙死。太祖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或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以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閒。勒兵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共討袁術。

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採。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鄆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己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為表裏。今東方皆以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臣松之以為于時徐州未平。兗州言要非寡弱之稱。益知官渡前討徐州。威罰實行。曹瞞之役。不得云兵不滿萬也。

自京師遭董卓之亂。人民流移。東出多依彭城間。遇太祖至。坑殺男女數萬口。於泗水。水為不流。陶謙帥其衆軍武原。太祖不得進。引軍從泗南。攻取慮。睢陵。夏丘諸縣。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

其子弟

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為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太祖乃止。大收麥。復與布戰。分兵平諸縣。布敗走。兗州遂平。建安元年。太祖擊破黃巾。漢獻帝自河東還洛陽。太祖議奉迎都許。或以山東未平。韓暹楊奉新將天子到洛陽。北連張楊。未可卒制。或勸太祖曰。昔高祖東伐。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難于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

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為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為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太祖遂至洛陽，奉迎天子都許。天子拜太祖大將軍，進或為漢侍中，守尚書令，常居中持重。典略曰：或折節下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不以私欲撓意，或有羣從一人，才行實薄，或謂或以君當事，不可不以某為議郎邪？或笑曰：官者所以表才也。若如來言，眾人其謂我何邪？其持心平正，皆類此。太祖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或籌焉。典略曰：或為人偉曰：衡字正平，建安初自荊州北游許都，恃才傲逸，臧否過差，見不如己者，不與語，人皆以是憎之。唯少府孔融

亦是浮華習氣

高貴其才，上書薦之曰：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觀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心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衡時年二十四，是時許都雖新建，尚饒人士，衡嘗書一刺懷之，字漫滅而無所適，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也。又問曰：當今許中誰最可者？衡曰：大兒有孔文舉，小兒有楊德祖。又問曹公荀令君趙盪寇皆足蓋世乎？衡稱曹公不甚多，又見荀有儀容，趙有腹尺，因答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其意以為荀，但有貌趙健啖肉也。於是眾人皆切齒，衡知眾不悅，將南還荊州，裝束臨發，眾人為祖道，先設供帳於城南，自相誠曰：衡數不遜，今因其後到，以不起報之。及衡至，眾人皆坐不起，衡乃號咷大哭，眾又問其故，衡曰：行屍柩之間，能不悲乎？衡南見劉表，表甚禮之，將軍黃祖屯夏口，祖子射與衡善，隨到夏口，祖嘉其才，每在坐席，有異賓介，使與衡談，後衡驕蹇，答祖言，俳優饒言，祖以為罵已也，大怒，顧伍伯捉頭出，左右遂扶以去，拉而殺之。臣松之以本傳不稱或容貌奇表，張衡文士傳曰：孔融數薦衡於太祖，欲

與相見而衡疾惡之意常憤懣因狂疾不肯往而數有
言論太祖聞其名圖欲辱之乃錄為鼓吏後至八月朝
大宴賓客並會時鼓吏擊鼓過皆當脫其故服易著新
衣次衡衡擊為漁陽參搥容態不常音節殊妙坐上賓
客聽之莫不慷慨過不易衣吏呵之衡乃當太祖前以
次脫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禪帽畢復擊鼓參搥而顏
色不怍太祖大笑告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至今
有漁陽參搥自衡造也融深責數衡并宣太祖意欲令
與太祖相見衡許之曰當為卿往至十月朝融先見太
祖說衡欲求見至日晏衡著布單衣疏布履坐太祖營
門外以杖捶地數罵太祖太祖救外廐急具精馬三匹
并騎二人謂融曰禍衡豎子乃敢爾孤殺之無異於雀
鼠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所聞今日殺之人將謂孤不
能容今送與劉表視卒當何如乃令騎以衡置馬上兩
騎扶送至南陽傅子曰衡辯於言而剋於論見荊州牧
劉表日所以自結於表者甚至表悅之以為上賓衡稱
表之美盈口而論表左右不廢繩墨於是左右因形而
譖之曰衡稱將軍之仁西伯不過也唯以為不能斷功
不濟者必由此也是言實指表智短而非衡所言也表
不詳察遂疏衡而逐之衡以交絕於劉表智窮於黃祖

身死名滅為天下笑者譖之者有形也

太祖問或誰能代卿為我謀者或

言荀攸鍾繇先是或言策謀士進戲志才志才卒又進

郭嘉太祖以或為知人諸所進達皆稱職唯嚴象為揚

州韋康為涼州後敗亡

三輔決錄曰象字文則京兆人少聰博有膽智以督軍御史中

丞詣揚州討袁術會術病卒因以為揚州刺史建安五

年為孫策廬江太守李術所殺時年三十八象同郡趙

岐作三輔決錄恐時人不盡其意故隱其書唯以示象

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慙性

貞實文愍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

貴之端從涼州牧徵為太僕康代為涼州刺史時人榮

將名誕見自太祖之迎天子也袁紹內懷不服紹既并
劉邵傳

太祖軍於宛。紹益驕。與太祖書。其辭悖慢。太祖大怒。出入動靜。變於常。衆皆謂以失利於張繡故也。鍾繇以問或。或曰。公之聰明。必不追咎往事。殆有他慮。則見太祖問之。太祖乃以紹書示或。或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或曰。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彊。苟非其人。雖彊易弱。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爾。紹貌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

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爲虛美。行己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恡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爲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之彊。其何能爲。太祖悅。或曰。不先取呂布。河北亦未易圖也。太祖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充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爲將柰何。或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超最彊。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相持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鍾繇

可屬以西事。則公無憂矣。三年太祖既破張繡東禽呂布。定徐州。遂與袁紹相拒。孔融謂彧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計之士也。爲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縱也。不縱攸必爲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五年與紹連戰。太祖保官渡。紹圍之。太祖軍糧方盡。書與彧。議欲還許。以引紹。彧曰。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

與彧文和意同

退者。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太祖乃住。遂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審配以許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紹。顏良文醜臨陣授首。田豐以諫見誅。皆如彧所策。六年太祖就穀東平之安民。糧少不足。與河北相支。欲因紹新破。以其間擊討劉表。彧曰。今紹敗。其衆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兗豫。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承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太祖復次于河上。紹病死。太祖渡河。擊紹子譚尚。而高幹郭援侵略河東。關右震動。鍾繇

帥馬騰等擊破之。語在繇傳。八年太祖錄或前後功表

封或為萬歲亭侯。或別傳載太祖表曰臣聞慮為功首

國勲是故曲阜之錫不後營丘蕭何之士先於平陽珍

策重計古今所尚侍中守尚書令或積德累行少長無

悔遭世紛擾懷忠念治臣自始舉義兵周游征伐與或

戮力同心左右王略發言授策無施不效或之功業臣

由以濟用披浮雲顯光日月陛下幸許或左右機近忠

恪祗順如履薄冰研精極銳以撫庶事天下之定或之

功也宜享高爵以彰元勲或固辭無野戰之勞不通太

祖表太祖與或書曰與君共事以來立朝廷君之相為

匡弼君之相為舉人君之相為建計君之相為密謀九

亦以多矣夫功未必皆野戰也願君勿讓或乃受

年太祖拔鄴領冀州牧或說太祖宜復古置九州則冀

州所制者廣大天下服矣太祖將從之或言曰若是則

冀州當得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地所奪者眾前

日公破袁尚禽審配海內震駭必人人自恐不得保其

土地守其兵眾也今使分屬冀州將皆動心且人多說

關右諸將以閉關之計今聞此以為必以次見奪一旦

生變雖有善守者轉相脅為非則袁尚得寬其死而袁

譚懷貳劉表遂保江漢之間天下未易圖也願公急引

兵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荊州責貢之不入則

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議古制此社稷

長久之利也太祖遂寢九州議是時荀攸常為謀主或

兄行以監軍校尉守鄴都督河北事太祖之征袁尚也

高幹密遣兵謀襲鄴行逆覺盡誅之以功封列侯零陵先賢

傳曰衍字休若或第三兄或第四兄諡字友若事見袁紹傳陳羣與孔融論汝穎人物羣曰荀文若公達休若友若仲豫當今並無對衍子紹位至太僕紹子融字伯雅與王弼鍾會俱知名為洛陽令參大將軍軍事與弼會論易老義傳於世諶子閔字仲茂為太子文學掾時有甲乙疑論閔與鍾繇王朗袁滄議各不同文帝與繇書曰袁王國士更為唇齒荀閔勁悍往來銳師真君侯之勅敵左右之深憂也終黃門侍郎閔從孫暉字景文太子中庶子亦知名與賈充共定音律又作易集解仲豫名悅朗陵長儉之少子或從父兄也張璠漢紀稱悅清虛沈靜善於著述建安初為秘書監侍中被詔刪漢書作漢紀三十篇因事以明臧否致有典要其書大行於世太祖以女妻或長子暉後稱安陽公主或及攸並貴重皆謙沖節儉祿賜散之宗族知舊家無餘財十二年復增或邑千戶合二千戶或別傳曰太祖又表曰昔袁少糧盡圖欲還許書與或議或不聽臣建宜住之便恢進討之規更起臣心易其愚慮遂摧大逆覆取其眾此

或觀勝敗之機略不世出也及紹破敗臣糧亦盡以為河北未易圖也欲南討劉表或復止臣陳其得失臣用反旆遂吞兩族克平四州向使臣退於官渡紹必鼓行而前有傾覆之形無克捷之勢後若南征委棄兗豫利既難要將失本據或之二策以亡為存以禍致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也是以先帝貴指蹤之功薄博獲之賞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捷前所賞錄未副或巍巍之勲乞重平議疇其戶邑或深辭讓太祖報之曰君之策謀非但所表二事前後謙沖欲慕魯連先生乎此聖人達節者所不貴也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君密謀安眾光顯於孤者以百數乎以二事相還而復辭之何取謙亮之多邪太祖欲表或為三公或使荀攸深讓至于太祖將伐劉表問或策安出或曰今華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可顯出宛葉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意太祖遂行會表病死太祖直趨宛葉如或計表子琮以州逆降十七年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

文若智略不世魏武持以事
際相項其喪忘之久矣且同
為漢臣與結分委實者亦異
是魏武內憂也觀其表請搗
師輒留不遣即漢祖雲夢之
意不關九錫一議也

備物以彰殊勲密以諮或或以為太祖本興義兵以匡
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
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會征孫權表請或勞軍于譙
因輒留或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太祖軍
至濡須或疾留壽春以憂薨時年五十諡曰敬明年太
祖遂為魏公矣魏氏春秋曰太祖饋或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咸熙二年贈或太尉
或別傳曰或自為尚書令常以書陳事臨薨皆焚毀之
故奇策密謀不得盡聞也是時征役草創制度多所興
復或嘗言於太祖曰昔舜分命禹稷契臯陶以揆庶績
教化征伐並時而用及高祖之初金革方殷猶舉民能
善教訓者叔孫通習禮儀於戎旅之間世祖有投戈講
藝息馬論道之事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今公外定武
功內興文學使干戈戢睦大道流行國難方弭六禮俱
洽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平也既立德立功而又兼立

言誠仲尼述作之意顯制度於當時揚名於後世豈不
盛哉若須武事畢而後制作以稽治化於事未敏宜集
天下大才通儒考論六經刊定傳記存古今之學除其
煩重以一聖真並隆禮學漸敦教化則王道兩濟或從
容與太祖論治道如此之類甚眾太祖常嘉納之或德
行周備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為儀表海內
英雋咸宗焉司馬宣王常稱書傳遠事吾自耳目所從
聞見逮百數十年間賢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前後所
舉者命世大才邦邑則荀攸鍾繇陳羣海內則司馬宣
王及引致當世知名郝慮華歆王朗荀悅杜襲辛毗趙
儼之儔終為卿相以十數人取士不以一揆戲志才郭
嘉等有負俗之譏杜畿簡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終各
顯名荀攸後為魏尚書令亦推賢進士太祖曰二荀令
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鍾繇以為顏子既沒能
備九德不貳其過唯荀或然或問繇曰君雅重荀君比
之顏子自以不及可得聞乎曰夫明君師臣其次友之
以太祖之聰明每有大事常先諮之荀君是則古師友
之義也吾等受命而行猶或不盡相去顧不遠邪獻帝
春秋曰董承之誅伏后與父完書言司空殺董承帝方
為報怨完得書以示或或惡之久隱而不言完以示妻

弟樊普普封以呈太祖太祖陰為之備或後恐事覺欲
 自發之因求使至鄴勸太祖以女配帝太祖曰今朝廷
 有伏后吾女何得以配上吾以微功見錄位為宰相豈
 復賴女寵乎或曰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往常與父書言
 辭醜惡可因此廢也太祖曰卿昔何不道之或陽驚曰
 昔已嘗為公言也太祖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或又驚
 曰誠未語公邪太祖曰官渡事後何以不言或無對謝闕
 念故不言爾太祖曰官渡事後何以不言或無對謝闕
 而已太祖以此恨或而外合容之故世莫得知至董昭
 建立魏公之議或意不同欲言之於太祖及齊璽書犒
 軍飲饗禮畢或留請問太祖知或欲言封事揖而遣之
 或遂不得言或卒於壽春壽春亡者告孫權言太祖使
 或殺伏后或不從故自殺權以露布於蜀劉備聞之曰
 老賊不死禍亂未已臣松之案獻帝春秋云或欲發伏
 后事而求使至鄴而方誣太祖云昔已嘗言言既無徵
 廻託以官渡之虞俛仰之間辭情頓屈雖在庸人猶不
 至此何以玷累賢哲哉凡諸云云皆出自鄙俚可謂以
 吾儕之言而厚誣君子者矣袁曄虛罔之類此最為甚
 也子惲嗣侯官至虎賁中郎將初文帝與平原侯植並

有擬論文帝曲禮事或及或卒惲又與植善而與夏侯

尚不穆文帝深恨惲惲早卒子魁冀冀音以外甥故猶

寵待惲弟侯御史中丞侯弟詵大將軍從事中郎皆知

名早卒荀氏家傳曰惲字長倩侯字叔倩詵字曼倩俱

有名京邑仕晉位至尚書名詵弟顗咸熙中為司空晉

見顯著子羽嗣位至尚書秋曰顗字景倩幼為姊夫陳羣所異博學洽聞意思慎

密司馬宣王見顗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近見袁偉亦

曜卿之子也擢拜散騎侍郎顗佐命晉室位至太尉封

臨淮康公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於世顗弟粲字奉

倩何劭為粲傳曰粲字奉倩粲諸兄並以儒術論議而

粲獨好言道常以為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

乾隆四年校刊

魏志卷十

十一

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
 出矣。及當時能言者，不能屈也。又論父或不如從兄，攸
 或立德高整，軌儀以訓物，而攸不能迴也。太和初，到京邑，
 已粲以此言善攸，諸兄怒而不能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
 與傳嘏談，嘏善名理，而粲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
 有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懷，為二家騎驛，頃之
 粲與嘏善，夏侯玄亦親，常謂嘏玄曰：「子等在世塗間，功
 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嘏難曰：「能盛功名者，識也。天下
 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邪？」粲曰：「功名者，志局之所獎
 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也。我以能使
 子等為貴，然未必齊子等所為也。」粲常以婦人者才智
 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粲於
 是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歡宴，歷年後，婦病亡，未殯。
 傳嘏往唁，粲不哭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為
 難子之娶也。」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粲曰：
 「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復有，傾國之色，然未可謂之易
 遇。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時年二十九，粲簡貴不能與
 常人交接，所交皆一時俊傑，至葬夕，赴者裁十餘人，皆
 同時知名士也。」
惲子虺嗣為散騎常侍，進爵廣陽鄉侯。
 哭之感慟，路人。

年三十薨子頽嗣

荀氏家傳曰：頽字溫伯，為羽林右監，
 有志操，雅好文學，孝義和愛，在朝恪勤，位至左右光祿
 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崧子羨字令則，清和有才，尚公主，
 少歷顯位，年二十八為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假節
 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在任十年，遇疾解職，卒於家。
 追贈驃騎將軍，羨孫**冀官至中領軍，薨諡曰貞侯，追贈**
伯子今御史中丞也。

驃騎將軍子愷嗣，冀妻司馬景王文王之妹也。二王皆

與親善，咸熙中開建五等，冀以著勲前朝，改封愷南頓

子。荀氏家傳曰：愷晉武帝時為侍中，干寶晉紀曰：武帝
 使侍中荀顗和嶠俱至東宮觀察，太子顗還稱太子
 德識進茂，而嶠云：「聖質如初，孫盛曰：遣荀勗其餘語則
 同，臣松之案和嶠為侍中，荀顗亡沒久矣，荀勗位亞台
 司，不與嶠同班，無緣方稱侍中。」二書所云皆為非也。考
 其時位愷寔當之，愷位至征西大將軍，愷兄憺少府弟
 惲護軍將軍，追贈車騎大將軍。

贈車騎大將軍追
 惲護軍將軍追
 其時位愷寔當之
 司不與嶠同班
 同臣松之案和嶠為侍中
 德識進茂而嶠云聖質如初
 使侍中荀顗和嶠俱至東宮觀察
 荀氏家傳曰愷晉武帝時為侍中
 年三十薨子頽嗣
 有志操雅好文學孝義和愛
 有夫開府儀同三司崧子羨
 少歷顯位年二十八為北中郎將
 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在任十年
 追贈驃騎將軍羨孫冀官至中領軍
 伯子今御史中丞也
 驃騎將軍子愷嗣冀妻司馬景王文王之妹也
 與親善咸熙中開建五等冀以著勲前朝
 改封愷南頓子
 荀氏家傳曰愷晉武帝時為侍中
 使侍中荀顗和嶠俱至東宮觀察太子顗還稱太子
 德識進茂而嶠云聖質如初孫盛曰遣荀勗其餘語則
 同臣松之案和嶠為侍中荀顗亡沒久矣荀勗位亞台
 司不與嶠同班無緣方稱侍中二書所云皆為非也考
 其時位愷寔當之愷位至征西大將軍愷兄憺少府弟
 惲護軍將軍追贈車騎大將軍

荀攸字公達或從子也祖父曇廣陵太守荀氏家傳曰曇字元智兄

昱字伯脩張璠漢紀稱昱曇並傑俊有殊才昱與李膺王暢杜密等號為八俊位至沛相攸父彞州從事彞於

或為從兄弟攸少孤及曇卒故吏張權求守曇墓攸年十三

疑之謂叔父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將有姦衢寤乃

推問果殺人亡命由是異之魏書曰攸年七八歲衢曾醉誤傷攸耳而攸出入遊

戲常避護不欲令衢見衢後聞之乃驚其夙智如此荀氏家傳曰衢子祈字伯旗與族父愔俱著名祈與孔融

論肉刑愔與孔融論聖人優劣並在融集祈位至濟陰太守愔後徵有道至丞相祭酒何進秉政

徵海內名士攸等二十餘人攸到拜黃門侍郎董卓之

亂關東兵起卓徙都長安攸與議郎鄭泰何顒侍中种

輯越騎校尉伍瓊等謀曰董卓無道甚於桀紂天下皆

怨之雖資彊兵實一匹夫耳今直刺殺之以謝百姓然

後據殺函輔王命以號令天下此桓文之舉也事垂就

而覺收顒攸繫獄顒憂懼自殺張璠漢紀曰顒字伯求少與郭泰賈彪等遊學

洛陽泰等與同風好顒顯名太學於是中朝名臣太傅陳蕃司隸李膺等皆深接之及黨事起顒亦名在其中

乃變名姓亡匿汝南間所至皆交結其豪桀顒既奇太祖而

夫多遇黨難顒常歲再三私入洛陽從紹計議為諸窮窘之士解釋患禍而袁術亦豪俠與紹爭名顒未嘗造

術術深恨之漢末名士錄曰術嘗於眾坐數顒三罪曰王德彌先覺儁老名德高亮而伯求疎之是一罪也許

子遠凶淫之人性行不純而伯求親之是二罪也郭賈寒窶無他資業而伯求肥馬輕裘光耀道路是三罪也

陶丘洪曰王德彌大賢而短於濟時許子遠雖不純而赴難不憚濡足伯求舉善則以德彌為首濟難則以子遠為宗且伯求嘗為虞偉高手刃復仇義名奮發其怨家積財巨萬文馬百駟而欲使伯求羸牛疲馬頓伏道

據殺函保巴蜀兩計
絕偉公達意度殆不
可測

路此為披其胷而假仇敵之刃也。術意猶不平。後與南陽宗承會於闕下。術發怒曰：何伯求凶德也。吾當殺之。承曰：何生英俊之士，足下善遇之，使延令名於天下。術乃止。後黨禁除，解辟司空府。每三府掾屬會議，顯策謀有餘。議者皆自以為不及。遷北軍中候。董卓以為長史。後荀彧為尚書令，遣人迎叔父司空爽喪，使并置顯尸而葬之於。攸言論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魏書云：攸使爽冢傍。攸言論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魏書云：攸使人說卓得免。與此棄官歸，復辟公府，舉高第，遷任城相，不行。攸以蜀漢險固，人民殷盛，乃求為蜀郡太守。道絕不得至，駐荊州。太祖迎天子都許，遣攸書曰：方今天下大亂，智士勞心之時也。而顧觀變蜀漢，不己久乎。於是徵攸為汝南太守，入為尚書。太祖素聞攸名，與語大悅，謂荀彧鍾繇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為

軍師。建安二年，從征張繡。攸言於太祖曰：繡與劉表相恃為彊，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太祖不從，遂進軍之穰，與戰。繡急，表果救之。軍不利。太祖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乃設奇兵復戰，大破之。是歲太祖自宛征呂布。魏書曰：議者云：表繡在後，而還襲呂布，其危必也。攸以為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縱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附，往可破也。太祖曰：善。比行，布以敗劉備而臧霸等應之。至下邳，布敗退，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太祖欲還，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奮意。夫陳宮有智

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禽布。後從救劉延於白馬。攸畫策斬顏良。語在武紀。太祖拔白馬還。遣輜重循河而西。袁紹渡河追卒。與太祖遇。諸將皆恐。說太祖還保營。攸曰。此所以禽敵。柰何去之。太祖目攸而笑。遂以輜重餌賊。賊競奔之。陣亂。乃縱步騎擊大破之。斬其騎將文醜。太祖遂與紹相拒於官渡。軍食方盡。攸言於太祖曰。紹運車旦暮至。其將韓莫銳而輕敵。擊可破也。臣松之案諸書韓莫或作韓猛。或云韓若未詳孰是。太祖曰。誰可使。攸曰。徐晃可。乃遣晃及史渙邀擊破走之。燒其輜重。會許攸來降。言紹遣淳

于瓊等將萬餘兵迎運糧。將驕卒惰。可要擊也。衆皆疑。唯攸與賈詡勸太祖。太祖乃留攸及曹洪守。太祖自將攻破之。盡斬瓊等。紹將張郃高覽燒攻櫓降。紹遂棄軍走。郃之來。洪疑不敢受。攸謂洪曰。郃計不用。怒而來。君何疑。乃受之。七年。從討袁譚尚於黎陽。明年。太祖方征劉表。譚尚爭冀州。譚遣辛毗乞降請救。太祖將許之。以問羣下。羣下多以爲表彊。宜先平之。譚尚不足憂也。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萬。紹以寬厚得衆。借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構

惡。此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太祖曰善。乃許譚和親。遂還擊破尚。其後譚叛。從斬譚於南皮。冀州平。太祖表封攸曰軍師荀攸。自初佐臣。無征不從。前後克敵。皆攸之謀也。於是封陵樹亭侯。十二年。下令大論功行。封太祖曰忠正密謀。撫寧內外。文若是也。公達其次也。增邑四百。并前七百戶。魏書曰太祖自柳城還過攸舍稱述攸前後謀謨勞勲曰今天下事畧已定矣。孤願與賢士大夫共饗其勞。昔高祖使張子房自擇邑三萬戶。今孤亦欲君自擇所封焉。轉為中軍師。魏國初建。為尚書令。攸深密有智防。自從太祖征伐。常謀幕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魏書曰攸姑子

辛韜曾問攸說太祖取冀州時事。攸曰佐治為袁譚乞降。王師自往平之。吾何知焉。自是韜及內外莫敢復問軍國事也。太祖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彊。

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也。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攸曾病。世子問病。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此。攸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公達前後凡畫奇策十二。唯繇知之。繇撰集未就。會薨。故世不得盡聞也。臣松之案攸亡後十六年鍾繇

乃卒。撰攸奇策亦有何難。而年造八十。猶云未就。遂使攸從征。機策之謀。不傳於世。惜哉。攸從征孫權。道薨。太祖言則流涕。魏書曰時建安十九年攸年五十八。計其年大或六歲。魏書載

太祖令曰孤與荀公達周遊二十餘年無毫毛可非者
又曰荀公達真賢人也所謂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孔子
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達即其人也傅子曰
或問近世大賢君子答曰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斯
可謂近世大賢君子矣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舉賢行
無諂黷謀能應機孟軻稱五百年而有王者興其間必
有命世者其荀令君乎太祖稱荀令君之進
善不進不休荀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也
長子緝有
攸風早沒次子適嗣無子絕黃初中紹封攸孫彪為陵
樹亭侯邑三百戶後轉封丘陽亭侯正始中追諡攸曰
敬侯

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也少時人莫知唯漢陽閻忠
異之謂詡有良平之奇九州春秋曰中平元年車騎將
軍皇甫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
閻忠時罷信都令說嵩曰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
而不旋踵者機也故聖人常順時而動智者必因機以

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解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
不發將何以享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
姓與能故有高人之功者不受庸主之賞今將軍授鉞
於初春收功於末冬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旬日之間神
兵電掃攻堅易於折枯摧敵甚於湯雪七州席卷屠三
十六國方夷黃巾之師除邪害之患或封戶刻石南向
以報德威震本朝風馳海外是以羣雄迴首百姓企踵
雖湯武之舉未有高於將軍者身建高人之功北面以
事庸主將何以圖安嵩曰心不忘忠何為不安忠曰不
然昔韓信不忍一殮之遇而棄三分之利拒蒯通之忠
忽鼎峙之勢利劍以揣其喉乃歎息而悔所以見烹於
兒女也今主勢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麾可以
振風雲叱咤足以興雷電赫然奮發因危抵頽崇恩以
綏前附振武以臨後服徵冀方之士動七州之眾羽檄
先馳於前大軍震響於後蹈蹟漳河飲馬孟津舉天網
以網羅京都誅闖宦之罪除羣怨之積忿解久危之倒
懸如此則攻守無堅城不招必影從雖兒童可使奮空
拳以致力女子可使其褰裳以用命况厲智能之士因
迅風之勢則大功不足合八方不足同也功業已就天
下已順乃燎于上帝告以天命混齊六合南面以制移

神器於己家推亡漢以定祚實神機之至決風發之良時也夫木朽不彫世衰難佐將軍雖欲委忠難佐之朝彫畫朽敗之木猶逆坂而走丸必不可也方今權宦羣居同惡如市主上不自由詔命在左右如有主聰不察機事不先必嬰後悔亦無及矣嵩不從忠乃亡去英雄記曰涼州賊王國等起兵共劫忠為主統三十六部號車騎將軍忠感察孝廉為郎疾病去官西還至汧道遇慨發病而死

叛氏同行數十人皆為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時太尉段熲昔久為邊將威震西土故詡假以懼氏氏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其餘悉死詡實非段甥權以濟事咸此類也董卓之入洛陽詡以太尉掾為平津都尉遷討虜校尉卓婿中郎將牛輔屯陝詡在輔軍卓敗輔又死眾恐懼校尉李傕郭汜張濟

等欲解散間行歸鄉里詡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

人而諸君棄眾單行即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眾而

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

以征天下若不濟走未後也眾以為然傕乃西攻長安

語在卓傳臣松之以為傳稱仁人之言其利溥哉然則

成是故有禍機一發而殃流百世者矣當是時元惡既

梟天地始開致使厲階重結大梗殷流邦國遘殄悴之

哀黎民嬰周餘之酷豈不由賈詡片言乎詡後詡為左

馮翊傕等欲以功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

辭不受又以為尚書僕射詡曰尚書僕射官之師長天

下所望詡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縱詡昧於榮利柰

賴此語差足滌洗
要亦其智譎處

國朝何乃更拜詡尚書典選舉多所匡濟。僉等親而憚

之。獻帝記曰郭汜樊稠與僉等相違戾欲鬪者數矣輒以道理責之頗受詡言魏書曰詡典選舉多選舊名

以為令僕論會母喪去官拜光祿大夫。僉汜等鬪長安

中。獻帝記曰僉等與詡議迎天子置其營中詡曰不可君胡不去詡曰吾受國恩義

不可背卿自行我不能也。僉復請詡為宣義將軍。帝

記曰僉時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繒綵與之又許以

宮人婦女欲令攻郭汜羌胡數來闕省門曰天子在中

邪李將軍許我宮人美女今皆安在帝患之使詡為之

方計詡乃密呼羌胡大帥飲食之許以封爵重寶於是

皆引去僉等和出天子祐護大臣詡有力焉。獻帝記

由此衰弱。僉等和出天子祐護大臣詡有力焉。天子

既東而李僉來追王師敗績司徒趙溫太常王偉衛尉

周忠司隸榮邵皆為僉所嫌欲殺之詡謂僉曰此皆天

子大臣卿奈何。天子既出詡上還印綬是時將軍段熲

屯華陰。典畧稱熲在華陰時脩農事不虜畧天子東還

熲迎道貢遺周急獻帝記曰後以熲為大鴻臚

光祿大夫建安與詡同郡遂去僉託熲詡素知名為熲

十四年以壽終。與詡同郡遂去僉託熲詡素知名為熲

軍所望熲內恐其見奪而外奉詡禮甚備詡愈不自安

張繡在南陽詡陰結繡繡遣人迎詡詡將行或謂詡曰

熲待君厚矣君安去之詡曰熲性多疑有忌詡意禮雖

厚不可恃久將為所圖我去必喜又望吾結大援於外

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詡則家與身必俱全矣

詡遂往繡執子孫禮熲果善視其家詡說繡與劉表連

和。傅子曰詡南見劉表表以客禮待之詡曰表平

世三公才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為也。太祖

比征之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詡謂繡曰不可追也追

必敗。繡不從。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詡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今已敗。柰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繡信之。遂收散卒赴追。大戰果以勝還。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退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剋。悉如公言。何其反而皆驗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後。追兵雖精。將旣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是後太祖拒袁。

紹於官渡。紹遣人招繡。并與詡書結援。繡欲許之。詡顯於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至於此。竊謂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繡曰。袁彊曹弱。又與曹爲讐。從之如何。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彊盛。我以少衆從之。必不以我爲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繡從之。率衆歸太祖。太祖見之喜。執詡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表詡爲執金吾。封都亭侯。遷冀州牧。冀。

州未平留參司空軍事袁紹圍太祖於官渡太祖糧方盡問詡計焉出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其機須臾可定也太祖曰善乃并兵出圍擊紹三十餘里營破之紹軍大潰河北平太祖領冀州牧徙詡爲太中大夫建安十三年太祖破荊州欲順江東下詡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旣大若乘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太祖不從軍遂無利臣松之以爲詡之謀未合當時之宜于時韓馬之徒尚狼顧關右魏武不得安坐郢都以威懷吳會亦已明矣彼荊州者孫劉之所必爭也荆人服劉主

之雄姿憚孫權之武畧爲日旣久誠非曹氏諸將所能抗禦故曹仁守江陵敗不旋踵何撫安之得行稽服之可期將此旣新平江漢威懾揚越資劉表水戰之具藉荆楚戢擢之手實震蕩之良會廓定之大機不乘此取吳將安俟哉至於赤壁之敗蓋有運數實由疾疫大興以損凌厲之鋒凱風自南用成焚如之勢天實爲之豈人事哉然則魏武之東下非失算也詡之此規爲無當矣魏武後克平張魯蜀中一日數十驚劉備雖斬之而不能止由不能用劉曄之計以失席卷之會斤石旣差悔無所及卽亦此事之類也世咸謂劉計爲是卽愈見賈言之非也太祖後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詡以爲可僞許之又問詡計策詡曰離之而已太祖曰解一承用詡謀語在武紀卒破遂超詡本謀也是時文帝爲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文帝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

文和周還羣雄晚歸
太祖惟其智防沈密
而機速過人故能不
受國牢

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
文帝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又嘗屏除左右。問詡。詡嘿然。
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適有所思。故
不卽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
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詡自以非太祖舊臣。而策謀
深長。懼見猜嫌。闔門自守。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
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文帝卽位。以詡爲太尉。魏畧曰。文
帝德詡之對太祖。故卽位。首登上司。荀勗別傳曰。晉司
徒闕。武帝問其人於勗。答曰。三公具瞻所歸。不可用。非
其人。昔魏文帝用賈進爵魏壽鄉侯。增邑三百。并前八
百戶。又分邑二百封小子。訪爲列侯。以長子穆爲駙馬。

都尉。帝問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
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
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
蕞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
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
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
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昔舜舞
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爲當今宜先文後武。文帝不納。後
興江陵之役。士卒多死。詡年七十七。薨。謚曰肅侯。子穆
嗣。歷位郡守。穆薨。子模嗣。世語曰。模晉惠帝時爲散騎
常侍。護軍將軍。模子胤。胤弟

龕從弟正皆至大官並顯於晉也

評曰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鑒先識未能充

其志也世之論者多譏或協規魏氏以傾漢祚君臣易位實或之由雖晚節立異無救運移功既違義

識亦疚焉陳氏此評蓋亦同乎世識臣松之以為斯言之作誠未得其遠大者也或豈不知魏武之志氣非衰

漢之貞臣哉良以于時王道既微橫流已極雄豪虎視

人懷異心不有撥亂之資杖順之畧則漢室之亡忽諸

黔首之類殄矣夫欲翼讚時英一匡屯運非斯人之與

而誰與哉是故經綸急病若救身首用能動于嶮中至

于大亨蒼生蒙舟航之接劉宗延二紀之祚豈非荀生

之本圖仁恕之遠致乎及至霸業既隆翦漢迹著然後

亡身殉節以申素情全大正於當年布誠心於百荀攸

代可謂任重道遠志行義立謂之未充其始諶歟荀攸

賈詡庶乎算無遺策經達權變其良平之亞歟臣松之

傳之體以事類相從張子房青雲之上誠非陳平之倫

然漢之謀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則餘無所附故前史

合之蓋其宜也魏氏如詡之儔其比幸多詡不編程郭

之篇而與二荀並列失其類矣且攸詡之為人其猶夜

光之與蒸燭乎其照雖均質則異焉今

荀賈之評共同一稱尤失區別之宜也

魏志卷十

魏志卷十考證

荀彧叔爽司空注以賢良方正徵對策譏切梁氏○監

本訛作議切梁氏今改正

太祖議奉迎都許○

臣清植

按奉迎之後用董昭勸乃

都許耳其初未有都許之議也事見武紀甚明此都

許二字乃史家隨筆之誤

彧勸太祖曰昔高祖東伐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

何焯曰太平御覽高祖東伐上有晉文納周襄王而

諸侯願從十一字

進彧為漢侍中守尚書令○

臣清植

按史於彧官獨書

漢蓋原其本志非魏純臣與攸詡等異

皆與或籌焉注衡著布單衣疏巾履○北宋本作疏布

履

韋康為涼州後敗亡注懿性貞實文愍篤誠保家之主

也○臣明楷按愍訓傷此係孔融讚仲將之言于義

無取疑是愍字愍即敏又與愍通輾轉而訛也

又注端從涼州牧徵為太僕○監本牧誤拔今改正

以功封列侯注諶子閎字仲茂為太子文學掾○監本

訛作字學掾今改正

又注閎從孫惲字景文○臣龍官按閎荀或第四兄

諶之子也其從孫似不應與或子惲同名疑有誤

以彰殊勲密以詔或○北宋本作密以詔詔或

明年太祖遂為魏公矣○臣清植按史家此言所以原

或本志也先臣光地曰朱子謂陳羣為賊佐命詞嚴

而義正荀攸賈詡自應入此例或之侍中原是漢官

未嘗仕操操建國稱魏則或死而後操為之其阻董

昭以致殺身一節亦自可取或之罪當從未減

荀攸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萬○毛本作百萬何焯

校本作十萬

賈詡謂詡有良平之奇○太平御覽作良平之計

注七州席卷屠三十六萬方○何焯曰萬字疑衍想
因下方字而妄增加也

文帝卽位以詡爲大尉注文帝德詡之對太祖故卽位
首登上司○德監本作得
未能充其志也注世之論者○此處疑當有書名或前
人姓氏名今脫落

又注橫流已極○監本作橫流已及今改正

魏志卷十考證



注七州府卷屬二十六萬方○何者曰後字疑亦
因下方字而妄增加也

文帝即位以詔爲大尉注文帝德宗之對太祖政即位
首登土司○德監本作得

未能充其志也注世之論者○此處疑有書名或
人姓氏名今脫落

又注橫流已極○蓋本作橫流已及今改正

